恩福堂課藝 二冊

全

ORIENTALIA
CHINESE
K712
.86
Y58

恩福堂課藝

壬戌三月十八日

V
K772.86
Y58

冊 1

恩福堂課藝 上

李靜庵先生正訂

余學制藝於長沙蕭雲巢先生植其基而於松江李靜庵先生得其要辛亥春徂壬子夏讀經之餘間日一篇屆秋期先生所點竄者莫不心領神會一字無遺登賢書成進士先生之力也癸丑春闈先生亦與試出闈示草首藝講末提比起句恰與先生出落同非深有得於素日講貫者能如是耶因輯窓課以志不忘西席諸君多待試者嘗置案頭於戊子冬余赴戊時手致之遂於戊所題識

[illegible]

毋自欺也

欺在於自誠意者所深戒也夫既自知之而意不足以赴之則自欺矣誠意者可不力為禁乎且夫學者志切潛脩無不可外質諸人亦無不可內證諸已蓋已有知而意有所赴已有意而知若為招知與意本起于相因而意與知或不能相副不必其背而馳也纖微之未盡意即負所知焉斷非誠意者所敢出也前此知有未盡則其意之游移而無主者共諒其欲誠而無由也原無所為欺也若夫知已貫通而其意之因循而不果者未稱其所知之本量也不可謂非欺也欺誰乎自欺而已欺每伏于人所不及覺顧以

552981
Oct. 30 '39

人所不及覺而知之引吾意于無盡者輒畏難而苟安焉是即欺之甚者矣勉之者亦徒勞愛之者亦莫助為問孰有此知而意不與之為應乎則當準乎知之所至毋留餘憾焉耳欺每乘于已所不及防顧以為已所不及防而意之就吾知以向往者僅淺嘗而輒止焉是更欺之尤者矣父兄之敎不能强師友之勸若罔聞為問孰發此意而知竟虛以相待乎則當堅乎意之所萌毋遺内疚焉耳是非之淆亂審焉而未明其概擇焉而未得其詳有時而為人所愚者固無論也明明以吾之知導吾之意而或不免中情之畏葸或竟為外物之動搖是天下形氣相隔之人不忍我欺而我忍自為欺也誠有不堪還質諸已者矣理欲之紛乘辨之而不悉其原處之而不得其當有時而為人所蒙者固其宜也明明以吾之意實吾之知而或持于顯者輟于微或圖其遠者忽其近是天下陰隲相協之人不敢我欺而我敢自為欺也誠有不能默証于已者矣必也斷其欺之根株而不使須臾之偶啓杜其欺之罅隙而不留餘地以相容則試驗之于好惡

子曰詩三百

聖人欲明詩之為用而約舉其數焉夫人第知有詩而不知詩之為用則詩自為詩而已不幾虛此三百篇耶且吾夫子嘗示人以學詩矣夫學詩而第狃於章句之末不悟其本旨之所存則其讀詩也已粗而其視詩也亦泛雖終日流連於六義之中而卒莫得其益大抵皆昧于詩之為用也夫子所為慨然曰詩之為教大矣哉先王為世道盛衰之所係故命太師以採之而輶軒所至莫不録其風謠以輯為成書此詩之所以相傳而弗替也吾亦因世風升降之所關故綜篇什以删之而朝野所歌莫不按其體製以垂

為經術此三百之所以並行而不悖也詩必視乎其地此一邦之詩非彼一邦之詩也十五國之風土人情各有所尚其中勞人思婦托興於山川草木夫固婉而成章矣即或詞屬稱揚非有過情之譽或意含諷刺亦無已甚之詞豈其無因而作徒誇富麗于文章乎則詩固有寓於詩之中者而三百篇特其末迹也詩每異于其時前一代之詩非後一代之詩也千百年之禮俗教治不必盡同其間卿士大夫揄揚于清廟明堂夫固藏諸故府矣即或對揚稽拜儼同喜起之歌或嘆息咨嗟聊冀箴規之納豈其率臆而談徒博披吟于几席乎則詩固有餘于詩之外者而三百篇綜其大備也然則以三百為少者非也自饗賓祭祖以下及于築室授衣具載其中雖欲增之而無可增也前之人綜其美備後之人攬其始終則三百本無缺略之端而何嫌于少然則以三百為多者亦非也自關雎麟趾以漸及于殷武閟宮各循其類雖欲減之而無可減也作詩者發為咏歌讀詩者觀其正變則三百自見源流之合而不覺其多一言可蔽吾讀魯頌駉篇而不禁恍然矣

子曰大哉問

聖人欲救禮之失故大時人之問焉蓋夫子深憂行禮者之忘其本也而於林放之問美之曰大哉豈非欲救禮之失乎且夫時至春秋大抵踵事增華而自以為禮適成其末流之陋習而已吾夫子情殷教化方欲力挽其頹波偶聞一有益於人心風俗之言遂不覺欣賞之動於中也昔林放問禮之本而子深嘉之曰子欲知禮之本耶子之問豈偶然耶同流合汙之中而子獨興高議則志切於維持目染耳濡之際而子獨寄遐思則志超乎儔類今夫水之沛然也或散為百川或委於四海夫非猶是水也與而不知水

固有自來矣觀水而不得其源則無論望洋興歎僅得餘波且將執一勺之多行潦之細而沾沾焉號於人曰水在是也抑何所見之小乎而今子之所問是猶觀浩浩滔滔之水而欲探其源也今夫木之蔚然也或上繚而為喬或族生而為灌夫非猶是木也與而不知木固有所起矣愛木而不念其根則無論撫樹盤桓僅邀餘蔭即或指不改之柯不易之葉而欣欣焉告於人曰木如是也抑何所識之淺乎而今子之所問是猶睹鬱鬱葱葱之木而欲尋其根也大哉廣其見于朝廷閭巷之間者哉念自周流列國以來與學士大夫相酬酢問萍實者有人問商羊者有人問專車者有人誰復舉先王之軌物從容以相質也夫嬉戲而陳俎豆素存好禮之心而不意函丈周旋殷然有同志則吾意中所每念不忘者即子意中所懷疑莫釋者也而豈得謂當前考訂僅等諸請業請益之常大哉游其心於文武成康之盛者哉念自友敎四方而後與搢紳先生共蒐羅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郯子問禮於老聃亦惟恐末俗之步趨漸失乎古意耳夫秉筆而作春秋祇此維禮之念而何幸素心晨夕別具夫遙情則乍聆之而以為叛獲者即徐按之而更有餘味者也而豈得謂此日推求難例諸諮善諮謀之雅噫禮從其朔風徽每溯夫先型而禮失可求大指即徵諸日用吾

試為子言禮之本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斥權臣之諷詞而警之以天焉甚矣媚之不足言也獲罪於天豈能恃禱以免乎子故為言媚者深警之且夫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則凡非禮非義之事不屑為也即凡非禮非義之言不屑聽也蓋人生莫不受命於天而吾夫子奉若不違息息可與天心相質對故嘗於子路之請禱自信為禱之已久夫亦一衷諸禮義焉耳曰者王孫賈有問夫子正告之曰媚奧媚竈之言子大夫以為然乎哉循五祀之文而馨香以祝禮固然也而如曰福原无妄可籲諸冥漠之中則斷非禮之所可托順四時之序而俎豆是陳義固然

也而如曰神本有靈當予以逢迎之報則斷非義之所敢安吾得
據理以斷之曰不然也今夫秉彰癉之權而制生人之命者豈非
天哉天之視聽最捷人能視者天已視之人不能聽者天已聽之
究之天之視聽皆人所自呈也吾人一念不敢少縱亦兢兢於天
之視聽焉耳而乃以如脂如韋之行自貶其姱修則雖容悅為工
自謂他人所莫測而不知天已厭之矣天之禍福至公其人不必
求福而天福之其人不必求禍而天禍之究之天之禍福皆人所
自取也吾人一事不敢稍欺亦凜凜於天之禍福焉耳而乃於以
享以祀之餘妄冀其呵護則雖揣摩甚熟自謂素願之可償而不
知天必討之矣噫獲罪於天矣其將何術以自免哉凡人有悔過
之心於是乎有禱如桑林之禱是已然非所論於罪也無端而巧
其言無端而令其色偏欲於春祈秋報之外別事夫營求此即罪
之不可逭者矣試觀王者乘乾出治而放流罔赦猶將共示以創
懲況天之臨下有赫者哉凡人有乞靈之處於是乎有禱如煬宮
之禱是已然非所論於天也豈不知臨在上豈不知質在旁明見
有賞善罰惡之條欲移其喜怒此即天之不能恕者矣試思史臣
秉筆直書而斧鉞森嚴猶將顯誅夫心意況天之厥類維彰者哉
則將默禱之於奧而奧不能助也呼號莫應不勝其上下求索之

思則將申禱於竈而竈不能救也悔悟已遲亦誰憐寤寐驚皇之
象無所禱也尚得以媚奥媚竈之言為然乎哉

子曰弗如也

信賢者之不敢望因其所明以示斷焉夫人有所弗如特患不自
知耳若子貢自知之明矣子故深然其說云且夫吾黨度量之相
越豈不遠哉有待師友明示而後知者即有不待明示而已知者
其不待明示而已知者聖人品定之深衷彼其人先已見及則直
陳其說于聖人之前固已適合于聖心也已日者夫子因子貢何
敢望回之對而言曰女以回為不敢望女非自以為弗如耶造詣
本無成局今日之弗如者豈遂為他日之弗如乎則弗如特處其
暫原不必遜謝以鳴謙優絀見于相形泛視焉而不覺為弗如者

豈切按焉而猶昧于弗如乎則弗如適見其真又何可高言夫齊物蓋吾聆女之言而以為先得我心也弗如也女與回從遊于杏壇之上蓋亦有年女豈讓回以獨絶乎夫亦才之弗如耳回非必絶塵而奔女非必中道而止而才之所至步趨異焉所以女意中之視回與吾意中之以女視回兩相協焉初無紕繆也已女與回講習于晨夕之間蓋亦有素回豈禁女之比迹乎夫亦力之弗如耳回不啻俯而就之女方且仰而企之而力之所限高下分焉所以女意中之視女與吾意中之以回視女兩相印焉無或差池也已間嘗觀往古之人而知其不能無異也唐虞三代以來人材輩出而考究其生平有生乎前而弗如其後者矣有生乎後而弗如其前者矣雖遥隔千年猶得深知其底蘊況其為同堂晤對者也倘女未之知吾將為女告也又嘗觀列國之人而知其迥有不同也棫樸作人而後賢哲並生而統核其事跡有重于此而弗如彼者矣有重于彼而弗如此者矣雖遠在千里尚得備悉其端倪況其在終日與居者也即女未之言吾早為女料也雖若無若虛在回方存一弗如乎人之想而思齊非易諒女方切于觀摩抑同方同術在女寧甘有弗如乎人之心而本量難誣即吾不能為異論吾初不料女之能自知也吾尤深幸女之能自屈也

子謂子產

鄭有賢大夫聖人所樂稱也夫子產之為人稱者甚衆矣夫子謂之豈猶夫人之謂之者與且夫時至春秋列國之卿大夫鮮有卓卓表見者久不足為夫子所齒及矣乃若處甚難之勢而操至重之權生平學問經濟有契合於聖心者如子謂子產是已名高七穆之間風采久昭於鄰國此固夫子所心為許者也而靜按規模斷非當世之名卿所可及則慨想彌殷望重三年而後頌聲已遍於咸林此固夫子所樂為道者也而熟觀梗概迥非庸流之揚贊所能傳則品題自切大抵人不難為從政之臣而難為執政之臣

蓋位高者責望愈重舉一國中之興利除害莫不相資焉不若百司之供職易於報稱也今試過溱洧之濱問孰能政無越思問孰能鄰有加禮問孰能安定之必先泰侈之必斃乎則非從政之有人而恃執政之有人也子所為念念不忘也大抵人不難為大國之相而難為小國之相蓋勢偪者支絀時形舉一國中之內患外憂統為待理焉不若千乘之雄封易於展布也今試溯簡定之朝問誰能聞謗而不怒問誰能請田而不從問誰能田疇之是殖子弟之是誨乎則非大國之易為而實小國之能為也子所為津津不置也前乎子產者有子皮舉賢以代非不見重於朝廷第觀於尹何為邑不度其人得子產之相規始瞿然自謝也不但國事委而聽即家事亦欲訪而行則子產之高於子皮也明矣世之謂子產者徒述夫製錦操刀之喻亦未聞夫子之定論哉後乎子產者有太叔美秀而文非不交推於寮寀第觀於萑苻盜起不豫為防思子產之所屬始翻然自悔也不但徒兵既勞於興即餘盜亦何能盡則子產之愈於太叔也遠矣今之謂子產者每傳夫水懦火烈之言亦未知夫子之嘉許哉有君子之道四夫子特表之以為在位者風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聖人立思之準因魯大夫以示論焉夫行不可不思而季文子之三思非用思之準也子故以再示之嘗思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凡人苟有所行其不可不思也明矣顧慮必周於當境而事必貴乎得中乃有名高望國之人功業昭昭於耳目而其用心之過勞在當時方推為盛軌是適啓後人之越思也大聖人有不得不折其衷者今夫人之有所行也固必以思為尚矣鹵莽非所以圖功逞一時之意氣而勇往直前識者知其不可以濟事也遲疑適所以寡斷以無定之衷懷而徬徨莫決君子知其不可以成務也若是

乎行不可廢思而思亦自有準焉魯大夫季文子者歷相三君聞名四國迹其生平行事斥莒僕之來奔拒子服之進諫出聘而豫備不虞賦詩而采薇見志而且雍容報聘曲承大國之歡跋涉尋盟不辱宗邦之命宜其光輔魯君功歸社稷君子觀於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未嘗不歎忠於公室而嘖嘖於其所行也乃至今魯人稱為三思而後行焉若欲以三思為後人法也夫子聞之而據理以斷曰事之行也莫切於思思之用也不過於再思之為機最靈靈則應念俱來原無不可必得之理而又恐未免疎忽也必至於再而是非審矣亦何待見諸措施而後信其不謬乎古今來忠孝炳於旂常節義光於史冊極之時窮勢屈而剛方之正氣百折而無所依回則皆思之熟也吾願酬酢萬變者之少安毋躁焉思之為用最幻幻則轉念輒改而有不能自主之心正無容過為拘泥也蓋至於再而本末見矣亦何慮困於進退而致悔夫妄動耶古今來學問流於隱怪功名敗於優柔極之意亂心煩而事故之相投迭積而無能因應則皆思之過也吾願宰制百端者之惟斷乃成焉再斯可矣豈非用思之準乎世傳先大夫文子三思而後行在當日或事處艱難偶為凝滯究之位不可出事不容需吾人之用心衷諸理而已矣若夫利害得失

之故亦何足營營哉

其知可及也

僅以知觀衛大夫固未為大過人也夫知出於武子似亦非人所易及者矣然不過其知而已夫子所以別其為可及與嘗思天下之所為難能而可貴者大都識炳于幾先迴異庸流之冒昧耳而吾以為正無難也自古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識而或偶指一端以定論則前哲之風徽不得謂無能步趨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若是乎武子原不沾沾以知自見也知貴于因地用于彼而或見絀用于此而或見優地為之也武子因乎可用之地則其知遂卓絕于同寮知貴于乘時屢試焉而轉患其多暫試焉而不覺

其少時為之也武子乘乎當試之時則其知亦流傳于弗替然則武子之知豈易及乎顧吾謂第以知論即及亦何難之有蓋嘗見夫世之尚論古人者意中有所傾慕之處則必博考載籍惟恐其不詳舉凡一言之嘉一行之懿莫不心向往之以為如斯人者尚有他事之足録也此誠推重古人之盛心而豈知散見于他說者特其餘緒何足以為輕重乎又嘗見夫世之藻鑑今人者意中有所賞識之端則必統究生平惟恐其不備舉凡一藝之善一節之奇莫不樂悉數之以為如斯人者更有某事之可取也此誠宏奬今人之雅意而豈知更僕而難終者僅屬尋常何足以為揄揚乎吾是以穆然于武子之為人而以為其知可及也今將指武子筮仕之初以語人曰無忝為知者在人當必信之將以其知為遠過乎人惟明其為可及而後知彤弓湛露應對從容大夫奉使多才不過在晉肸齊嬰之列今將統武子服官之槩以告人曰此其可及者在人當必疑之然而可及者固自有在惟專屬于其知亦可知菉竹淇泉國多君子大夫委蛇退食原無異史魚蘧瑗之儔噫武子固願為知者也至不得已而為愚武子之心苦矣而武子之行卓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疾惡者無取乎已甚當以清聖為法焉蓋人知疾惡之嚴莫甚于夷齊矣抑知夷齊固不念舊惡者乎子故亟為表之嘗思吾夫子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春秋一書徧刺列國之君大夫曾不稍恕說者謂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矣而有可原者則原之有可取者則取之大聖人不為已甚之本衷固可與天下共白也日者示人以疾惡之凖曰自古嚴于疾惡者孰有過于伯夷叔齊哉居北海以待清斷不屑立惡人朝與惡人言也窺其意一若惡之有浼于已而時切衣冠塗炭之思登西山而高餓斷不肯耳聽惡聲目視惡

色也探其心必欲惡之悉絶其端而共遊虞夏黄農之盛若是乎夷齊之疾惡固每念不忘必無可解者矣雖然莫謂無可解也試即觀之于舊惡聖人樂與人為善而不忍人之終不為善也隱喻之不可則明示之明示之不可則創懲之其所以不能釋然于懷者惟其人之不欲自新耳苟一旦自悔其所為則向日所重責之人即可轉而為深許之人不惟不推而遠之且將引而進之蓋惡既消而念亦與之俱消矣聖人身立于無過尤欲人之共立于無過也諷刺之不能則指摘之指摘之不能則力挽之其所以不能漠然于中者惟其人之安于故常耳苟一旦盡改其所為則往日所痛絶之心早已變而為欣幸之心方且厚望其將來何必刻求其既往蓋惡既化而念亦與之俱化矣世之獨善者輒謂惡之在人無與于己不必過峻其丰裁而夷齊非其倫也夙懷風俗之憂而若故示優容自居夫長厚則惡將何所底止乎帝王有郊遂之移惟夷齊考之不謬也已人之疾惡者輒謂惡之既著欲贖無由不必復觀其晚蓋而夷齊非其類也幸獲風雷之益而猶任情非刺不許其改圖則念直自為凝滯也天地宏覆載之量惟夷齊與為合撰焉耳蓋怙過者不悛雖聖人難容以大度而鼎新者去故在聖人亦樂其蓋愆世之刻覈為明者聞夷齊之風其亦可以少

進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為宰貴乎得人望愈深而言愈婉也夫武城小邑也子游為宰夫子以得人為問豈非期望之深而又慎重之至者乎且吾黨以一官自効其交接之際必不比之匪人也明矣顧治殊乎俗吏標榜之習不可開而矜式之資尤不可少則勿謂理繁治劇方圖稱職之不遑而邑中之俊彥遂無暇旁求也昔者子游嘗為武城宰矣武城為被兵之地其習俗之流傳大抵尚膂力而怠躬脩則耳濡目染之既深將何以移風易俗力挽其頹波子游在文學之科其性情之雅好大抵重詩書而輕氣節則文采風流之是尚又何以

激濁揚清振興夫民志今夫為宰之難也非徒簿書錢穀雜然待理之為難又非徒撫字則患其勞催科則憂其拙燦然並舉之為難所難者整齊風俗勸迪人心此豈可以家喻而户曉哉亦惟于物色所加示之標準而已試觀子賤之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蓋魯先公鸞旂芹藻遺澤孔長故即一鄉一邑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者每不乏人特患為宰者之不能得焉耳若是乎得人之宜急也賢者之立志也不求聞達原無心于延訪之來而宰則何可不得也其人而為同流合汙之人則得什伯不為多其人而為超群絶倫之人即得一二不為少彼白露蒼葭溯洄而求伊人之迹者何為乎蓋其相須為甚殷矣君子之自脩也不騖聲華祇自安于孤芳之賞而宰則何容不得也得之于隨聲附和之中其人未足為貴得之于目睹耳聞之切其人彌覺足珍彼素絲良馬殷勤而造姝子之廬者何為乎蓋其相賞為不謬矣得人一問夫子于為宰者有深望哉蓋在子游化洽絃歌早端培植人材之本而在夫子情殷藻鑑即寓轉移風化之機觀于以澹臺滅明對武城之光亦為宰者之樂也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聖人自明其所由知示人以稽古之學焉夫求知之要不外于古夫子之所由知可共白也生知云乎哉且夫人之所得而自恃者其惟從事于求乎顧求患其不專尤患其不篤蓋學問無窮非可淺嘗而輒止取資無盡豈容涉獵以圖功用力之久斯貫通焉儒者之聰明何必皆與生俱來也我非生知我之知固自有所由來也知莫難于古人草昧初開天地民物之情紛然而待考古人則定名取義輯為成書所以發後世愚蒙之見知莫備于古人文明日啟禮樂兵農之事雜然而前陳古人則比事屬辭傳為教術所

以引後人啓發之端若是乎人之求知惟古為可憑哉其情以好而專其功以敏而篤我固有可共白者載籍之燦陳也何莫非學士析疑之助特好之不深斯無以濬厥靈瑩耳我自思誦詩讀書以來幾不解人世之所可欣可愛者更有何事也好之深則求之切皇皇焉有得于己始有以滿其志願之所存蓋前人之貺我良多也凡學中之偶有一得者誰是師心而剏獲也哉圖書之羅列也何一非儒生考鏡之資特好之不摯則無由祛其障蔽耳我回念春誦夏絃之際亦自嘆夙昔之所忘食忘憂者不遺餘力也好之摯則求之殷切切然有會于心始有以副其披吟之本志蓋修途之引我靡盡也凡方寸之差堪自信者孰非勵志而勉圖也哉大抵浮慕之情必無實獲我以所好端所求而求無不得矣求其大而帝升王降可以驗風俗之盛衰求其小而魚躍鳶飛可以識化機之昭著夫固以古為憑依也一往不回之念至今猶未敢稍懈耳大抵因循之志不足收功我以所好策所求而求乃不虛矣求其深而精氣游魂可以測鬼神之情狀求其淺而洒掃應對可以見學問之造端夫固以古為引伸也日進無疆之功吾黨固自可共諒耳我之所由知者如此安得謂之生而知者耶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聖人盛德之容與天合其撰也夫曰温曰威曰恭夫子之容固如是也而有不僅如是者豈非與天合撰乎且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大聖人以心契之即以身體之故天有端倪以明示子有容貌以顯呈吾黨親炙有年而竊有以得其概矣今夫健行不息者至德之神明奉若不違者時中之學問夫子之德殆無異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則試於氣象間求之天以春生萬物示人以温也而草木方滋發育即寓零落之機風雨自協和甘莫測施行之妙惟厲然後成其為天之温也子之温亦若是而已矣天大雷電以

風示人以威也震以作其氣蟄者使之昭蘇動以發其蒙生者由之暢遂惟不猛然後成其為天之威也子之威亦若是而已矣天道虧盈而益謙示人以恭也而道期于下濟本非絕物以為高理妙於平施不設成心以相待惟安然後成其為天之恭也子之恭亦若是而已矣是則申天之雅度隨時皆承天而行篤實之輝光無往非法天以運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正謂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才不可以自恃不必其才之不美也夫才之美莫如周公而周公固不驕不吝者也奈何恃才者之驕且吝哉且夫吾夫子以尚德望天下不以才為貴也明矣蓋有德而不必言才亦惟有德而始能善處其才夫才固不可少也而才亦不可恃也說者謂非常之才不可多得不知此正不必患也亦顧其所以處才之心為何如耳夫子為慨然曰今之自恃其才者大抵恃其才之美也夫才之美者莫若周公矣蓋嘗考周禮六官之職自天時地利以至於物曲人官無不表而明之以輯為成書才之所以卓越于當時也又

嘗讀豳風七月之篇自于耜舉趾以及於築圃滌場莫不備而録之以傳為治術才之所以推重于後世也若是乎周公之才之美誰敢自信為有哉且夫才亦何常之有才不過維皇所賦畀倘必謂今人之才難與古人為徒人將致疑於薄待今人而心有所不服則不妨隨其意念之所計及者而即以予之以快其多欲上人之思才不因世運為汙隆倘必謂古人之才斷非今人所及人將致議于偏愛古人而心有所不甘則不妨并其意念之所未及者而舉以奉之以副其無以復加之想則勿言周公之才不可復作也如其不肯讓美於周公當亦周公所不能禁也夫周公何嘗自矜其才哉試思吐握不遑情獨殷於下士方且以一己之才不能盡天下之才而抑然其自下吾願有才者之共師其意焉耳抑弗言周公之才之美不可再見也如其必欲媲美於周公當亦周公所樂有偶也夫周公何嘗自私其才哉試思畢榮並列念每切于勤施方將合天下之才胥視夫一己之才而羣焉以受範吾願有才者之共體此心焉耳使驕且吝周公豈有是哉抑何自恃其才之美哉蓋驕以文吝之迹意氣自雄而人乃莫窺其底蘊吝為致驕之原端倪不露而已乃得逞其矜張其才雖美何足以觀哉

子曰可與共學　一章

示進德之有序勉人以精進也夫學必至於權始全乎為學也要必由適道與立漸進焉人可不自勉哉且夫吾夫子自幼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焉其功之以漸而深者不敢起獵等之思亦不敢為半途之廢故嘗舉以示人曰吾人為學詣必臻乎粹精力必由於深造固不能一蹴而幾也蓋吾學中之進境本自無窮乍涉一途即有一途以相待迨又涉一途焉而相待者正無已也則此中之閱歷正非易竟也吾學中之課功原非倖獲得歷一境始有一境以相引迨又歷一境焉而相引者猶不少也則此中之甘

苦正可歷數也是故有可與共學者心每切於潛修功必期於進取固異於自甘荒落者矣第黽皇自矢豈必趨向之遂端念釋在茲安保他岐之不惑未可與適道也有可與適道者識不奪於外誘情自篤於依歸固異於罔識遵循者矣第亦趨亦步或難禦外感之紛乘斯邁斯征或不免中情之回惑未可與立也有可與立者業已堅於自守志不役於物交固異於見異思遷者矣第操持既固尤貴於稱物以平施物感方來豈遂能因時而起義未可與權也鹵莽非所以圖功盡一日之心斯有一日之效而謂可獵等而進耶夫自共學而至於適道自適道而至於立自立而至於權若有一定之候焉斷無容浮慕也迨至心與理融隨在有左右逢源之樂而推所從來不可默默自喻也哉淺嘗非所以塞責勤日進之功斯有日新之德而謂可半塗而廢耶夫權必由於立立必由於適道適道必由於共學若有遞轉之機焉斷無容自畫也迨至事以義協無往非變通盡利之為而原其得力豈非孳孳不已者哉吾願世之學者毋徒自域於所可而勉其所未可者也

迅雷風烈必變

即雷風以觀聖人可以見敬天之誠矣夫雷之迅風之烈天之怒也夫子敬天之誠亦必為之變云且夫聖人奉若不違息息可與天心相質對天有文而聖人察之天有象而聖人效之則以天心啓聖之心而至敎露其端倪即以聖心契天之心而至敬見于容貌如迅雷風烈必變是已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仲春發聲仲秋收聲備載于月令矣則雷之虺虺者原率乎凝者使散慼者使遂之常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休徵則時咎徵則恒共詳于洪範矣則風之習習者亦循乎前者唱于後者唱喁之素若之何而有迅雷也

天之臨下有赫初非有待于昭宣而要其所以示威者在此矣夫豪傑聞聲失箸每因驚駭而頓改其常夫子豈有所驚駭哉蓋人第見為迅也夫子則見其所以迅之故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殆默體此意也夫若之何而有風烈也天之厥類維彰原自無需乎諄復而要其所以警衆者在此矣夫庸流乘爽披襟每因安肆而自矜為快夫子敢萌夫安肆哉蓋人第知為烈也夫子則知其所以烈之故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殆並行不悖也夫天欲彰聖人之德於是乎雷風作焉如周公之居東都是已吾夫子刪詩定禮性情共白于寰區亦何待雷風之彰示乎而無端相值覺昊天曰明昊天曰旦顯呈其象于耳聞目見之中而油然起敬有不同於平日間之中申夭夭者矣天欲成聖人之器於是乎雷風集焉如虞舜之納大麓是已吾夫子削迹伐檀險阻備嘗于閱歷又豈俟雷風之玉成乎而偶爾相遭覺無敢戲豫無敢馳驅倍致其虔于神氣流行之際而卓爾正容有并異于承祭時之濟濟漆漆者矣嘗考諸禮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君子之事天大抵不敢或褻也況夫子與天合德者哉

則何以哉

詢諸賢酬知之具欲觀其所長也夫四子之酬知當不盡同夫子之詢所以也豈非欲觀其所長耶且夫士君子將欲見用於當世必先自有所挾持而後可以報知已顧經綸人所同具而展布不必相符則即此同堂晤對之間不妨舉異日之見諸事業者略陳其大概也夫知爾者固知爾之必有所以也在爾好修有素帝升王降之故早已貫徹其源流積之厚者流自光立德立功不患措施之無本在知爾者羅致維勤安上全下之謨方且樂觀其敷布遇之隆者責亦備斯民斯世誰無待澤之殷懷則爾之用世方殷

則人之望爾方切其所以酬知者當必計之熟矣古儒者學為世用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舉凡揆文奮武每視乎時勢之所需取懷以相應天下所以有治功古大人道可匡時智不屑効一官行不屑効一職固統天地民物悉引為仔肩之在我曲成而不遺天下所以有治化若是者誠皆有所以也而爾果何如耶倉卒以就功名皆後世苟且之行而吾黨無是學也第抱負何常之有視乎其人之得力耳試觀帝廷五人或作司空或作司徒或作秩宗他若播穀明刑共襄盛世以數聖人之規模卓越而職不相兼亦可知性之所近自有專長也想爾之慨慕前徽非一日矣所可起而行者即可坐而言則何以先資拜獻無愧於舟楫鹽梅之厚望哉慷慨以自期許亦豪傑濶疎之病而吾人不必然也第職業何常之有視乎其人之勝任耳試觀成周十亂或為太師或為太傅或為太保他若後先奔走咸佐昌期以數聖人之局量宏深而官惟其備於以見世之需才原非一格也想爾之追維往哲已有年矣所可對諸君者亦可質諸友則何以王路馳驅無虛此素絲良馬之隆文哉蓋安懷有願我之向所自信者固已見諒於同堂而報稱良難爾之深可自恃者不妨共白於今日二三子盍各言之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乘時以行樂狂士之志異矣夫時當暮春自有暮春之樂也點歷言之不可見其志之異乎且夫時之不可失也已往者無煩回溯未來者難於預期當此可乘之時自不容相遭以淡泊蓋日用之間自多樂境閱歷之處皆可愜心又何必置身通顯而後得償其素願乎今日者非暮春時乎鳴鳩則拂其羽矣戴勝則降於桑矣斯時也天子薦鞠衣於先帝而又聘名士禮賢者循行國邑周視原野擇吉日大合樂因時而制事備載于月令矣點不才不能

黼黻王朝以襄厥事亦何忍虛此暮春耶夫暮春陽值夫而陰將畢無不自暢其情厥民析而厥物齊無不各適其意言念春服則既成矣較之狐貉之宜於冬絺綌之宜於夏其適體何多讓焉對此韶光易衣而出洵可樂也雖然樂不與人同則亦何樂之有時則有冠者焉近於有德也五六人可矣又有童子焉幾於有造也六七人足矣或攜手以行或並肩而立孰先孰後覺形迹之俱忘相應相求極人生之樂事於焉逍遙亦何必擇地而蹈乎若沂若舞雩皆可往遊也我思古之人勒盤銘以自警喻草偃於羣黎其浴與風豈徒然哉而點固不必拘於此也濯足濯纓清流可挹摽女吹女爽籟堪迎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祇覺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歸與歸與有不能自已者於是冠者童子連袂而起尋舊路之縈紆復高聲而吟詠一人唱之衆人從而和之不必出金石之聲而自發天人之籟以是為無負此暮春而已矣此則點之志也夫子以為何如

民信之矣

民有由信政貴于收其效焉夫欲民之能信惟在上之有以使之耳收其效于食兵既足之後豈非王者之政與且夫聖君在位而民莫不相維于不貳者此固非一朝一夕之間能作而致其情也蓋維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而化成于久道則中懐之感發不介而自孚正不得謂愚賤何知徒任其相為虞詐而已也欲知為政者不可於足食足兵以後而觀其效于民乎民有饑寒之困何暇為禮義之脩而富可興仁羣黎丕應進厚生於正德先王之明訓也民有可賈之勇而必無可市之心蓋勇不害上明堂可登由

奮武而揆文盛世之宏規也若是乎民固貴乎信也雖然信豈易
責諸民哉信原于彝秉匹夫匹婦共識尊親特患無以鼓勵之斯
因物有遷耳試思作會而始疑作誓而始畔原難要結其民而稻
粱黍稷之屢豐使得安于鼓腹之景不有以養其廉恥乎吾見民
之輸誠以獻無需乎術馭無待于刑驅蓋聯千萬人于一德一心
而為信之也夫固俗美而風清矣信發于至誠同樂同憂莫非忠
愛特患無以激勸之斯作偽日拙耳試思貴人而興讓尚技而興
藝猶能鼓舞其民況蒐苗獮狩之流示使其明于義利之鄉更可
以堅其志意乎吾見民之循分而安禍患不能搖流言不能惑蓋
經數十年之教忠教孝而後信之也夫固上行而下效矣吾觀齊
之盟柯也著其信焉而民弗感動焉者昧于立教之本耳古之時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所以築場納稼而羔羊朋酒祝萬壽于
公堂振旅治兵而少長威儀無一夫之犯命親睦是敦而何憂夫
攜貳也哉又觀晉之伐原也示之信焉而民弗欣慕焉者狃于雜
霸之私耳古之時民非后何戴后非民罔使所以甫田之髦士不
讀詩書力田而孝弟中林之武夫何知學問干城而腹心猜嫌悉
化而何取夫驩虞也哉蓋信者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為政者可
不宏其教化哉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政備於先勞持之以久而已夫先勞非易竟之端也因請益而示以無倦其所以勉子路者至矣哉嘗思上之與民相見者身而已矣以身為起化之身責不容以旁貸以身為勸功之身義不可以偷安雖然一日為之則見易終身為之又見難而欲其守之不失操之裕如則固有道以處此日者子路問政殆有多欲上人之思而不安於尋常俗吏之所為也夫子將何以告之哉族師黨正豈無讀法之章程而非為政之本也夫民有彝秉之良特患無以發其蒙斯奮發無由耳政貴乎先之焉以之作則則鼓舞而樂從以

之牖民則觀感而興起若大車毳衣之頌何煩為吾黨道也歟保
介農官非不循行於隴畝而非為政之要也夫民有服事之責特
患無以平其情斯怨咨頓起矣政貴乎勞之焉以均辛苦則民不
敢自愛其身以重康田則民何忍不盡其力若猗儺萇楚之譏何
致為吾儒刺也歟夫子之告子路者如此子路可以奉行矣而子
路又不能無請矣大凡勇往之士多喜有為雖得師友之良規猶
恐其言或未盡而銳進之人易於退速自謂旦夕之可竟必至於
鮮克有終無倦一言蓋不益之益也鹵莽非所以圖功試觀古大
臣惟日孜孜未嘗要結於斯民而斯民無不向慕者豈別有善策
耶亦惟此無或不先無或不勞之念以進斯民於和樂耳逮後人
舊章足恃奚必自諉無能而美意所存愆忘日甚浸假而偶一不
先矣浸假而偶一不勞矣浸假而偶一先勞轉覺其繁苦矣則何
如惟日孜孜者之盡其職也哉疎濶適足以僨事試觀古聖王終
日乾乾未嘗刻責於天下而天下無不會歸者豈真有異術耶亦
惟此無時不先無時不勞之意以臻天下於雍熙耳逮後世蒙業
而安奚必盡更成法而遵行既久怠惰易生浸假而先猶不先矣
浸假而勞猶不勞矣浸假而並不先勞直以為迂濶矣則何如終
日乾乾者之得其道也哉若是乎無倦之當務也民行雖已興而

所以先之者勿懈民事雖已舉而所以勞之者彌勤其理本該於
先勞之中子特因子路之請益引而伸之而已

爾所不知

知固不能遍及也為轉念夫不知者焉夫賢才原不求知則為宰
者自有所不知矣子故因仲弓之慮不能盡知而復計及之且夫
三代之登進無方而一己之聰明有限則知者之少必不敵不知
者之多矣蓋旁求縱切而聞見難周自古山林藪澤之中往往有
智謀雄偉非常之士伏而不出不能盡通諸夢卜者未可遂謂延
訪之疎也舉爾所知夫有所知即有所不知者矣以地而言山川
修阻安能聲氣相通則雖有素絲良馬之隆文而苦于無所往以
勢而言窮達懸殊又何得音容相接則雖有拔茅連茹之雅願而

限于多所睽吾更為爾思之最足異者固寵希榮之輩工于竊位而靳于同升每有明知賢才之可用反自諉為不知以巧作藏身之固者矣爾固非其倫也素抱沈淪之懼萬不欲有一不知者負慚于汲引惟是山之巔有人焉水之湄有人焉安得一一品題之也則不妨于所知之外而明別之曰所不知也最可鄙者寡聞淺見之流拙于鑒衡而疎于徵聘每有未知賢才之在野轉自諱其不知漫誇旁燭之明者矣爾又非其類也夙存羅致之心自必欲無一不知者共慶夫彙征惟是百里而外有士焉千里而外有士焉何能一一物色之也則固可于所知之餘而共諒之曰所不知也俯仰衡門之下樂飢終老在賢才原不甘干進也夫愛其身以有為養其身以有待絕不聞以干旌莫逮遂激為肥遯之思亦以偶爾之不知未足深論耳蓋操選舉之權者不止爾也爾何必以所不知者引為已咎哉研窮几席之間筮仕方殷在賢才亦寧肯廢棄也夫望西方而興嘆出北門而懷憂並未聞以印綬未加遂迫為梯榮之想亦以此日之不知未可槩論耳蓋宏吐握之風者不但爾也爾何妨以所不知者公諸天下哉人其舍諸吾願爾以不能舉為患毋以不盡知為患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聖人防奇行之惑人據所聞以相質焉夫不言不笑不取非人情
也世乃以稱公叔文子夫子深憂焉故質諸公明賈云且夫吾夫
子作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其可疑者不敢輕信也其可信者
不必過疑也乃若事界乎疑信之間既不能無疑又何能深信夫
亦闕而置之以俟夫能知其事者與為考訂焉耳衛大夫公叔文
子者非有出疆之使固不同晏嬰叔向昭雅望於他邦非有黷貨
之譏亦不同囊瓦叔魚播貪名於鄰國意其人不炫才華自甘淡
泊與史鰍蘧瑗諸君子輝映於淇泉沫土間殆可謂當日之賢大

夫與而世之稱文子者輒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吾夫子聞之久矣日用尋常之故何容立異以為高人言而亦言人笑而亦笑人取而亦取原可相忘於無事也乃必欲力反其常則一人倡之衆人將從而和之浸假而衛之卿大夫皆不言不笑不取矣浸假而衛之士君子亦不言不笑不取矣舉一國之人相尚以不言不笑不取是何如風俗也當亦文子所怒然不安也往來酬酢之中何必矯情以干譽不能已於言而言不能已於笑而笑不能已於取而取自可坦懷以相應也乃必欲獨見其奇則一時稱之後人將尤而效之浸假而見其槩者皆不言不笑不取矣浸假而聞其風者亦不言不笑不取矣率百世之人相矜以不言不笑不取焉是直為厲階也當亦文子所瞿然不敢也若是乎世之所以稱文子者其不可信也明甚而子乃問之於公明賈也何居蓋將以為不可信則天下堅僻之行往往有出人意外者如不言不笑不取亦其端也子故於賈核實焉將以為可信則天下游揚之口往往有不足盡憑者如不言不笑不取亦其類也子故於賈詳詢焉曰信乎婉以相質也曰夫子敬其所尊也不問之他人而獨問於公明賈度亦桑梓與共知之必深耳聞者不如目見者之為切也吾故曰聖人防奇行之惑人而據所聞以相質焉耳

吾不信也

聖人有未敢遽信者而要君之罪論定矣夫事之可信者固自有在要君如武仲而人猶曲為之諒乎子故揭其罪以為事君者戒今夫事之可共白於天下後世而坦然無所疑者亦視乎其人之心而已矣其心苟可諒不必急為之求諒自無不從而諒之非然者心之所不可問即義之所不可容斷難逃士君子之公論也若臧武仲之以防求後而謂非要君世之論者抑何輕為武仲信耶將以為可信則上天下澤之分竟從而紊之矣瀆綱常而敗倫理何以為奸回不軌者懲抑以為可信則壞法亂紀之流將尤而效

之矣啓釁端而長頹風何以為國爾忘家者勸吾得據理以斷之曰吾不信也苛刻非吾儒之素心而大節所關斷不容稍叅以寛貸夫推輓得人之喻吾信其言之有經洒濯其心之規吾信其識之超俗若以防則為何如事而竟晏然為之乎在旁觀或因盟府書勲矜其迫于不得已然而防誠臧之防實君之防也當其陳情告哀隱示以憑依之方固揆諸我先公在天之靈當必有默為震怒者矣從衆亦吾黨之雅懷而名教至嚴斷不敢隨聲以附和夫力阻林鍾之銘吾信其學之有本巧立季武之後吾信其智之過人若以防則絶無所忌而竟委曲恕之乎在武仲或謂宗祧失守

計本出于無如何然而防為魯之防非臧之防也當其自邾納蔡熟料夫請命之必從質諸先大夫九京之下當必有深為怨恫者矣蓋吾所信者周官之法予以馭行奪以馭貧在朝廷悉本于大公而必任私心為希冀不已獲戾于王章乎以視專禄周旋如孫林父之入于戚以叛者相去幾何也若第曰犯門斬關干國之紀則猶可諉為盟載之深文原非通論吾所信者臣道之坊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在古人必衷諸大義而乃逞私智為營謀不更負慚于臣節乎以視竊邑叛君如邾黑肱之以濫來奔者不甚相越也若第曰藉除從甲為亂之徵則猶可諒為孟孫之誣告不待深求

惜乎掌惡如外史不能窺跋扈之形持論如孟椒不復揭犯君之
罪為人臣者當以武仲為戒哉

是賢乎

表可法之詣為逆億者諷焉蓋人之自以為賢者殆徒恃乎逆億
也子故亟表夫不逆億而先覺者乎今夫天下之所為難能而可
貴者大都思患而豫防操乎物之莫能遁而已顧吾以為正不足
貴也自古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識此固非尋常揣測之私所得
而幾及者也如詐不信之來不逆億而自然先覺如是是其心宅
於和平必不使爾虞我詐之風自吾而啓而正非昧然罔覺也无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其識超
乎庸衆必不使行險徼倖之習乘間而投而又非好為苛察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謂之為賢誰曰不然賢莫賢於寓精明於渾厚之中而不流於迂濶不見夫自居大度反為小人所愚侮者與而是固不得而愚侮也以是而處乎常則日用皆意中之事以是而處乎變雖倉卒亦無意外之驚求是於今日之人正非易得也殆所謂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乎賢莫賢於敦渾厚於精明之内而不涉乎刻深不見夫自詡知幾徒自勞心於窺測者與而是並無煩於窺測也以是而當無事之時則湛然者若隱以相待以是而當有事之日則昭然者有觸而皆靈求是於往古之人亦難多得也殆所謂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者乎夫然而天下之詐者不信者當窮於所試矣懸是詣於此來彼往之間而詐者抱慚焉不信者負疚焉則所以懲一世之機變而共歸於正直者恃乎是也由是道也四凶之比友則必誅三監之流言不能惑坐照如神而何患乎羣小也哉夫然而天下之逆者億者當急於自悔矣置是人於視以觀由之列而逆者謝不敏焉億者讓未遑焉則所以靖一世之紛紜而共偕於寧靜者恃乎是也由是道也無所張皇於未事之先無所追咎於既事之後因物以付而何傷於刻覈也哉易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是之謂也吾願世之察察為明者審所

法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聖人為疎忽者戒而惕之以近憂焉夫慮所以杜憂也慮而不遠憂能免乎子故為無遠慮者深戒之且夫吾夫子作既濟之象曰思患而豫防誠以防患之來而熟思審處則凡身所不到之處莫非心所必到之處豫絕夫患之所由啓而患乃不生也非然者予其心以甚逸而置其身於甚危聖人之所深惜矣嘅然曰人之所恃以無憂者其惟慮之遠乎憂每伏於人之所不及知而慮之遠者原始要終早已灼見於心目焉自不使一端之竊發憂每乘於人之所不及備而慮之遠者謹小慎微早已隱彌其間隙焉亦何

虞萬變之紛呈乃吾嘗觀於今之人矣慮之淺也徒域於所見所聞之地則憂之集也實逼于一朝一夕之間其有近憂也固勢所必至者矣拘墟者志狃於苟安謂天下事本難預知役役者徒自苦也迨至無端之禍患相逼以俱來而瞻前顧後之不遑始憾計之不早也則已晚矣試觀戰不設備致貽懸胄之羞言不早從遂有興兵之擾豈其情甘於受侮哉夫亦慮之拘墟焉耳疎濶者好言夫大度謂天下事無需逆料營營者何好勞也迨至切己之艱危相因而沓至而右詘左支之不暇方悔籌之不審也亦無及矣試觀武功是尚適招二國之兵僻陋自安難免三都之克豈其志耽於入險哉夫亦慮之疎濶焉耳由是而患生於邦國猶泛也家庭之內不啻臨淵晨夕之間儼如履尾此猶可曰災生无妄乎蓋興一利而不計夫利之從來除一害而不計夫害之終極則無論獨行獨斷絕不經心即或致慮焉而淺嘗輒止輕試於危途豈非自貽伊戚哉由是而禍延於子孫猶後也堅氷之象始於履霜除草之難由於滋蔓此猶得曰智可倖免乎蓋創一法而不審夫民情之好惡因一法而不審夫時勢之異同則無論有親有功無容妄興即欲無憂焉而乘間而投變生於旦暮豈非自名其殃哉蓋智周者道斯濟聖人藏身之固不外乎勞心謀淺者術已疎凡人

率意之行適所以賈禍吾願人之防其近而無忽於遠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

聖人有必欲自明者而統人以自問焉蓋夫子之所以待人者人不能盡知也子故統平生而念及之且夫聖人不能離人而立於獨舉凡天下之別聲被色者皆聖人所引為胞與者也第聖人不能忘情於天下而天下每妄度夫聖人則聖人之心必欲共白於天下夫子所為慨然曰世亦知吾之為吾乎亦知吾之於人乎吾自少陳俎豆以來所惟恐抱慚者親耳至於泛而目之曰人則無論親疎遠近總有往來酬酢之文吾自筮仕中都而後所不敢稍欺者君耳至於渾而言之曰人則無論貴賤尊卑並有晉接周旋

之雅吾不禁還念夫吾之於人也吾嘗刪詩矣於周召而識王化之基於鄭衛而見慆淫之習於陳檜而知衰弱之機而且雅有正變頌列商周自朝廷以逮閭巷或抒下情或宣上德無不備而録之讀詩者幾疑採輯之過繁而不知十五國之風土民情三百篇之長言詠嘆其人殆難悉數也吾何能漠然於前人也吾又嘗脩春秋矣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外藩而或書其爵而且會盟必録朝聘必登自王朝以及侯封始於隱桓終於定哀無不刋而正之見春秋者每議筆削之太甚而不知十二公之編年紀月二百年之文德武功其人皆可考見也吾何能恝然於今人也人之氣誼相投者莫如良友吾與列國名卿相結納齊有晏嬰吳有季札魯有敬叔衛有蘧瑗無日不在寤寐中也今即音書多滯而同此懸懸則吾之為吾在良友當共諒矣而又何疑於羣聚州處之人也哉人之情義相關者莫若及門吾與同堂諸弟共誦弦德行有人言語有人政事有人文學有人無時不在晤對間也今即聚散無常而每懷耿耿則吾之為吾在及門當共信矣而又何論夫服疇食德之人也哉誰毀誰譽吾之於人可與天下相質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進思名世之英其出處皆不凡矣蓋志以道大道以志宏合隱居行義以觀豈誠於自治者所能及乎且夫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有以獨善自矢者即有以兼善自任者蓋天生不世之奇才原為斯世斯民之故而胞與有殷懷則生平之學問經綸遂卓絶於千古正非獨潔修自好而已也則試即誠於好惡者進思之山川靈秀之所鍾奇杰生焉體具用周天下所以仰之為模楷學校鼓鐘之所淑俊髦興焉才全德備後世所以奉之為典型當其隱居非肥遯鳴高也蓋愛身以有為養身以有待志之所在不敢妄自菲

薄耳夫志未易言矣而原其精進之思則固孜孜於求必欲滿其分量也學必歸於正正心誠意夙夜不敢寛德必貴乎崇内直外方朝夕不敢忽則可知隱居之良有以也以求其志也當其行義也非干禄冒進也蓋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道之所在不肯輕自韜晦耳夫道亦難言矣而推其拜颺之願則固汲汲於達必欲展其抱負也致君於堯舜而啓沃者多不屑効一職一官之用引俗於養恬而甄陶者厚不必居一手一足之功則可知行義之非無以也以達其道也天下無無本之經綸儒者矜言治術自以為治亂興衰之象洞悉其源流我一出而可勝其任迨致身通顯處經事而不知其常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而後悔心於不學無術也則已晚矣試思禹臯稷契並列帝廷或作司空或作士師或作后稷或作司徒無不思日贊襄以成一代雍熙之化蓋其伏處時之涵養本厚也而蓋世之功名特得時則駕耳天下無無用之學問儒者閉戶窮經輒以為帝王升降之機備詳於簡策我一室而已攬其全迨雅望宏通問刑名則不答問錢穀則不知而後太息於盛名難副也亦無及矣試思伊傅旦望均事王朝或由耕莘或由版築或由世族或由磻溪無不學有根柢早具太平黼黻之材蓋其利見時之謨猷夙裕也而非常之懐抱固自信有年矣是則潛

見因乎時迴超志潔行芳之侶窮通觀其備不禁風流人往之思聞其語而未見其人吾能不深惜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

論詩之有益於人即興與觀有足信焉夫詩之為教大矣而其所以益人者興與觀不已足信其可乎且吾嘗流連於篇什之中而知詩教之益人非淺矣以吾心契古人之心勃然不能自已也以吾身質古人之身較然不容自昧也蓋詩之蘊蓄無窮而得其指歸已足為陶淑身心之助吾今有以語小子矣何莫學詩夫詩自有詩之旨也詩自有詩之益也十五國之風土人情畢呈於几席詩之所載者備矣要其命輶軒以採之者隱寓勸懲之意則先王之鼓舞盡神也三百篇之長言咏歎總會其源流詩之所包者廣

矣要其合商周以輯之者顯垂考鏡之資則學士之省察有據也若是乎詩之可以興可以觀也明甚機以有觸而始發平日聞一嘉言懿行豈無向慕之心而過而不留則其所發亦不果及講求於詩而不覺奮然矣誦變風而知列國之邪淫誦二南而知文王之德化不啻詩人之日在我側而懲我之逸志感我之善心也蓋詩固予人以啓迪之端惟在人之自為領會而已理以對照而愈明居恒見一賢人君子豈無就正之念而暫而不久則其所明亦不周及服習於詩而不覺豁然矣讀諷刺之篇而必推其類讀揄揚之什而悉準以衡不啻詩人之日在我前而嚴我以糾繩寬我以奬勸也蓋詩本示人以得失之林惟在人之奉為依據而已或者謂興觀莫詳於易叅三聖之精微則易知簡能情深於探索玩六爻之動靜則居安樂玩意切於反求然易之為道難知不若詩之感人易入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引而伸之所興者非止一端所觀者亦不止一事豈獨揚風抗雅聊供朝夕之披吟哉或者謂興觀莫著於春秋褒貶在一字之間則書字書名心悅而誠服進退關百王之法則稱人稱爵義正而無私然春秋之筆削誠嚴不如詩之美刺尤備也抒下情者通諷諭宣上德者盡忠孝神而明之興即寓於觀之中觀即寓於興之內豈獨論世知人漫詡

辭文之富麗哉興也觀也詩之益人有如此由是而理性情敦倫
紀日進於宏通何一非學詩之效乎

子曰禮云　一節

聖人欲人知禮樂之本而婉言以使之自思焉蓋玉帛鐘鼓不過
行禮樂之具而已豈遂足以云禮樂哉子故欲人之深思也且夫
吾夫子定禮作樂誠以禮之末節不可以言禮樂之末節不可以
言樂所望好學深思者之心知其義也顧當日之學士大夫不究
乎禮樂之本原而徒營情於末節大聖人所為婉諷之曰人之用
禮樂者亦嘗還念夫禮樂耶昔先王操教化之權而昭其德象其
功殫一心之輔相裁成以創垂盛業此禮樂之所以不愆而不忘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而身為度聲為律本深宮之性情學問以潤

色鴻猷此禮樂之所以盡善而盡美獨奈何今之言禮樂者徒沾沾於玉帛鐘鼓哉今夫禮之有玉帛也久矣百物之薦陳無一非禮而即玉帛可以見其端德同君子温潤縝密之為珍獻自染人廣狹精粗之悉中今之執玉帛者輒曰吾將以行禮也而亦知禮云禮云果何如也今夫樂之有鐘鼓也尚矣八音之迭奏何莫非樂而即鐘鼓可以統其全冒自鞞人路晉靁靈殊其用成於鳧氏衡旋篆景効其能今之陳鐘鼓者輒曰吾將以用樂也而亦知樂云樂云果何如也玉帛云乎哉鐘鼓云乎哉吾願習禮樂者熟思之陶淑身心者莫如禮樂夫心不有喜怒哀樂乎身不有視聽言動乎而或隨指一端以語人曰是即心也是即身也人必聞而疑之矣乃獨於陶淑身心者偏隨指一端焉則所謂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者何為也可弗於玉帛鐘鼓之内默會其指耶極蟠天地者莫如禮樂夫天不有日月星辰乎地不有山川草木乎而或任舉一物以告人曰是即天也是即地也人必聞而笑之矣乃獨於極蟠天地者竟任舉一物焉則所謂大禮必簡大樂必易者何為也可弗於玉帛鐘鼓之外深求其故耶蓋自郊廟以逮閨門無往非用禮樂之地則當統貫其源流自朝廷以及閭巷無往非行禮樂之人所宜直探其精蘊不然徒求諸玉帛鐘鼓之間吾恐其失之

於煩失之於奢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觀鄙夫之心始終無已時也夫人之得失念切則患生焉合未得既得以觀鄙夫而其患寧有已乎且夫希榮固寵者流皆知進而不知退者也使早知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强固不妨委心以任矣夫達不加而窮不損何容預設以成心乃富貴非吾所自有而必欲竊據以為榮遂不覺神明之勞瘁耳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何哉蓋慕勢利不慕功名其志無關于職業顧身家不顧廉恥其情專注于顯榮夫不可必得者勢也有得有失者數也由君子觀之自來自去漠然無所動于其中也而要豈足以遏鄙夫之心哉吾

竊熟察乎其未得時焉上古遇合出自薦揚高爵厚禄不可苟得也自夤緣日起巧宦輒思以僥幸取容而希寵光者不恃薦揚而恃摩揣上古登進由于選舉綬若印纍不能妄得也自奔競成風庸夫直視為梯榮有徑而望尊顯者不尚選舉而尚營謀其患得也期于必得也顧一言得而鄙夫之心稍慰矣一言得而鄙夫之心愈長矣無論慕勢徒勞未免泥塗之辱即令會逢其適不負往日之經營而鄙夫若曰可以馭貴即可以馭賤安知非暫為寄乎無論旁求不屬難邀車服之榮即令如意為償能副平生之志願而鄙夫若曰可與衆共即可與衆棄將何以固為守乎然則攫拏者亡達人思之熟而熟中者何嘗弗悟也夫方其食貧居賤每戚戚焉豈不謂致身通顯而後快心也哉及試之通顯之途而快心者又復寒心也朝廷之喜怒本非臣下所能窺而一念以為加諸膝一念以為墜諸淵則戚戚者何時或釋矣成功者退智士託而逃而怙勢者昧然罔覺也夫當其希榮附勢恒勞勞焉誰不謂假手事權庶幾滿意也哉及觀于事權之屬而滿意者更多餘意也聖主之福威豈必示人以不測而無端若已招之來無端若已麾之去則勞勞者何日能忘矣既得患失非即此患得之心所引而愈長者乎噫予奪乃勸懲之柄而任情逆億則其心為已勞榮枯

亦時命之常而先事徬徨斯其計為已拙苟患失之無所不至鄙夫尚可與事君耶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欲識化工之妙即行與生可驗也夫四時百物不能自為行生也有所以行焉生焉者不可見化工之妙乎今夫人日戴天之高淺見者以為端倪莫測輒疑其虛渺而難知而不知天固昭然予人以共見也寒暑相推往來每遞嬗其運栽培有素消息遂各乘其機則以知神明之變化原未嘗秘而而不宣使人莫能求其故也已不見夫四時乎或曰東作或曰南訛或曰西成或曰朔易他如雷動而風散雨潤而日暄各適其用于春夏秋冬之際其所以貫古今而不變統遠近而如一者道在行焉而已矣以相生者為行

則德由在木而在火以相克者為行則德由在火而在金脫有一息之不行焉則無以見天之顯諸仁即無以見天之藏諸用乃周流無滯迎於北郊者復迎於東郊變動不居日以短至者亦日以長至前者已去後者復來往者將終繼者又至夫乃嘆四時之行有所以行焉者而與為斂藏與為作長在四時不過各司其職焉耳不見夫百物乎或在山林或在川澤或在邱陵或在墳衍他若草以腐而為螢爵入水而為蛤總不能出乎動植飛潛之內其所以取之而不得盡用之不至於竭者道在生焉而已矣生以溥其利則豳風月令莫非日用飲食之資生以暢其機則爾雅山經亦皆殫見洽聞之助脫有一端之不生焉則無以見天之保合太和即無以見天之各正性命乃理歸摩盪既類聚而羣分氣本絪縕復日新而富有靈者得其清蠢者得其濁屈者得以伸蟄者得以振夫乃嘆百物之生有所以生焉者而象而後滋滋而後數在百物不過各効其能焉耳天何言哉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誠於止宿者即所食與見可記焉夫丈人止宿敬子路也觀於雞黍為食二子出見豈非因拱立之所感耶且吾黨馳驅列國當必有投宿之方而一夕之淹留無非逆旅又何論所進者為何如食與所接者為何如人乎乃不謂無端相值偏得安其道路之身而情意之殷勤有非奔走風塵者之所能逆料也昔子路之拱立所以致敬於丈人也丈人其將何以處子路哉車馬往來之處誰憐過客之行蹤況爾時日暮途長未卜假館於何地則正容以相向亦庶幾攜手同歸以永今夕也衣冠儀狀之奇早動旁觀之物色

特顧此烟荒草蔓何堪款叙於田間則掃榻以延賓豈遂謂結廬在境未卜其夜也蓋止子路宿云夫止宿必有款洽之禮焉亦必有晉接之文焉則見其殺雞矣縱無五鼎之烹物維其旨差等二簋之享割必以方夫志士聞聲起舞念每切於匡時而此日執之於塒聊以供朶頤也固非特山肴野蔌之雜陳也已則見其為黍矣家無三百之多困未堪以持贈歲有十千之取釜何患乎生塵夫儒者受福王明情本殷於得禄而此日偶承其乏聊以充枵腹也固不必明粢嘉蔬之備具也已則且見其二子焉仰有道之規模未遑委摯侍長者之几杖深願執鞭夫當年負米承歡誠自輸於鞠育而此日得瞻其概庶無忝孝慈也固不特兄先弟後之雍容也已蓋田家之况味本自無多况不速而來其勢更難於備物既不獲無珍以示敬何敢恃一飯以市恩則命二子以勸餐而左右趨承用慰征途之寂寞並非以棲遲足樂傲彼行人也門無車馬之喧室有壎篪之雅此固丈人於止宿之前所預為熟計者矣羇旅之蒼黄方思托足乃不期而遇其情倍切於班荆既不患息肩之無地復何虞果腹之無資則進二子以晤對而從容笑語何辭此夕之盤桓當自幸萍水相逢儼如舊識也鮮有庖厨之給座無賓客之譁此固子路於止宿之後所歷為記憶者矣詩曰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以丈人樂數晨夕當必有白駒維縶之思焉而子路何能忘情於夫子哉

子貢曰文武之道

賢者欲明聖學之所由來而遐思周道焉蓋學以求道而道莫備於文武子貢所以欲明仲尼之學而必推本於文武也與且夫人之為學必有所依據而五德之運貴於當王則先王之法言法行斷不容日習焉而忘其本矣而況大聖人志切從周其淵源尤不可沒乎吾黨所以遠溯夫有周開國時也昔子貢欲舉仲尼之所學以示朝而推其所自曰子欲問仲尼之學亦知仲尼固憲章文武者乎沛仁恩於西土關雎麟趾實開王化之基文之德可勝言哉而本緝熙之學問發之為典章天下所以共仰照臨也會羣帥

於孟津歸馬放牛始啓興王之運武之功可勝紀哉而以大定之才能著之為事業後世所以咸欽燕翼也我思文武我不禁穆然於其道矣事不經千百載之講求則不備我文武之仰承積累者厚矣念自有邰即室粒我烝民繼之以鞞琫降原覯于京而建邑都執于牢而昭饗祀迨至太王王季又皆世有令緒克紹前勲文武起而集大成一代之規模煥然大備焉是蓋聚千百載之祖功宗德以有此道也夫豈抱慚於缺畧哉事不經數聖人之參酌則不精我文武之左右贊襄者多矣無論分陝宣猷咸成不怠即觀於龍彫協卜兵可觀而勲高牧野君可格而學邃丹書又況太顛閎夭各能挾其奇才以成偉績文武興而收羣策一朝之制度粹然至精焉是蓋因數聖人之集益廣思以有此道也夫豈致疑于駁雜哉刪書斷自唐虞則道莫隆於堯舜試思授時以命羲和庶績以咨岳牧舉凡朝野之成規何莫非勲華之睿慮此其道不已照耀千古乎不知堯舜開其先文與武引而伸之道愈見其光輝發越焉迄今日風徽雖渺而追維極軌猶神往於作豐作鎬之初言禮綜夫夏殷則道莫盛於禹湯試思治化歸於忠質賞罰別其後先舉凡紀綱之整肅何莫非子姒之經營其道不已卓絕一時乎不知禹湯建其極文與武修而明之道尤見其斟酌盡善焉迄此

今日政跡匪遥而緬想宏猷每志滿於丕顯丕承之緒蓋耿光大烈道之統巨細而不遺者本無于作君作師而餘韻流風道之垂古今而不變者無間於卜年卜世觀於道猶未墜而恍然於夫子之學所由來矣

發而皆中節

更即所發以觀情可驗諸得其正者焉夫至難中者喜怒哀樂之節也發而皆中不可見用情之正乎且夫人孰無情而善用其情者卒鮮蓋情原於性情之感而遂通者即性之寂然不動者也苟能率性以用情而情之所至無或紕繆焉已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吾更驗之於所發焉機以有所觸而必動機之所觸無端而忽喜無端而忽怒無端而忽哀無端而忽樂隨乎機以發之有不能自已者也情以有所感而始生情之所感有時而忽喜有時而忽怒有時而忽哀有時而忽樂順乎情以發之有不及自知者

也今夫事莫不有一定之節而能相準以赴焉則中矣試觀喜怒哀樂之所發將揣度於既發之後何者為喜之節何者為怒之節何者為哀與樂之節而勉强以求中焉不能也不見夫行者之有法乎周旋則中規折旋則中矩祇率其步趨之常而進退抑揚皆無失儀焉則喜怒哀樂之發亦若是矣將逆計於欲發之時喜之節何如怒之節何如哀與樂之節何如而妄與其必中焉不能也不見夫射者之有的乎或以采蘋為節或以采蘩為節祇循其審固之素而志體正直皆不失鵠焉則喜怒哀樂之發亦如是矣節每視乎其境此人之節非彼人之節必欲從而效之無論盡違其節也即或近於節焉亦實不相稱矣但使各就其境之所處而無不及情亦無過情則隨舉喜怒哀樂之一端而適如其量寧尚有稍拂乎性者哉節每因乎其時今日之節非明日之節必欲拘而泥之無論無一能中也即或有所中焉亦偶然倖合耳但使各視其時之所宜而不矯情亦不任情則悉協喜怒哀樂之常經而並行不悖寧尚有或褻其天者哉蓋禮有節而隆殺質文無所不稱樂有節而清濁高下無所不諧吾人喜怒哀樂亦自有節焉發而皆中可不謂之和哉

鮮能知味也

味本無難知也而不察者多失之矣夫味飲食所必有者也而能知者鮮焉豈非失於不察乎今夫事之必待識微見遠而後能悉其端倪者固難望之尋常儔類間也若乃日用之常無煩探索而處乎局中者不啻出乎局外焉則不得謂非疎於別白矣如人莫不飲食而顧可徒飲徒食哉當亦求其味也味不在飲食之外飲有飲之味焉食有食之味焉當前即是原無俟索解于旁觀味即在飲食之中隨所飲而有味焉隨所食而有味焉依類可推并不必拘墟于一得審爾則味固人所易知也而鮮能者何故也一限

于醉飽之餘而無心辨別夫以味之至無定也原不過各獻其長以任斯人之自為領取而無如醉飽者之絶不領取也且有以人所共珍之味而麾而遠之以為不可適口者豈其味之難于知乎蓋亦因醉飽之餘而能者斯鮮矣一迫于飢渴之際而不暇品嘗夫以味之甚不一也亦安望悉投所好以博斯人之目為旨甘而無如飢渴者之俱若旨甘也且有以人所共棄之味而嗜而愛之以為不可復得者豈其味之不易知乎蓋亦因飢渴之際而能者自鮮矣今將舉以告人曰味之美者如是味之惡者如是人未有不以為吾所素知者及親嘗焉而轉茫然也則春酸夏苦秋辛冬鹹之錯置亦徒有以飲以食而已矣何知焉今將執以語衆曰味之精者乃爾味之粗者乃爾人未有不以為吾亦能知者及日飫焉而終昧然也則居左居右處内處外之并陳亦惟有式飲式食而已矣何知焉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者非猶是歟

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經重脩身而賢與親俱不可忽也蓋身為主賢與親以次而推也修之尊之親之為政者其可忽乎嘗思為政之君子有所以立天下國家之標準者身而已矣身處於義而義之大者所當務也身處於仁而仁之大者所必先也自古聖王出治而檢身若不及而不敢慢之心與不忍薄之心有施之各當者焉經之所重者身也天地之篤生祖宗之啓佑身之所係者重矣文武當日緝熙之學問未嘗少懈於始終執競之精神不敢偷安於晨夕蓋勤于脩也迨至我先公充此心以著碩膚兢兢焉罔敢失墜臣願君以身為

朝野治安之本毋怠于糾繩焉耳身之所次者賢也山川之靈秀學校之薫陶賢之所賴者重矣文武當日夢寐相通卜獵而有後車之載勤求方切訪範何辭下問之勞蓋致其尊也迨至我先公得此意而宏吐握殷殷然獨凜卑謙臣願君以賢為朝夕馮翼之資毋隣于簡慢焉耳賢之所次者親也支派之同源本根之與庇親之所關者切矣文武當日兄弟是睦有小忿而不廢懿親封建頻加立宗盟而不先異姓蓋盡其親也迨至我先公體此情而戒不施諄諄然特示惠慈臣願君以親為國家休戚之同毋失于涼薄焉耳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位與職皆得其人而政刑因之不紊也夫賢能皆有德之士國家之所重賴也明其政刑可不及此閒暇時耶且夫朝廷設爵禄以待天下士所望乎治具畢張也固不可以不得人尤不可以不乘時蓋惟得非常之人而後有可乘之時人與時相值而分猷念以相從者莫不孜孜于襄贊焉斷無容苟安于旦夕也貴德尊士於何徵之亦徵之賢者能者而已昔先王建官有制而位乃備焉非賢者莫能勝也則離畎畝而升庸庶幾得展其經綸之大昔先王班爵有經而職乃設焉非能者不足稱也則拔茅茹而任使庶幾

默收其建豎之奇今觀于其位賢者在焉觀于其職能者在焉濟
濟同朝如覯中天之景運師師共列何殊太和之昌期起視其國
家豈非閒暇時哉天地祖宗之所默相而有是時四境無虞足慰
深宮之宵旰山川社稷之所式憑而有是時百官交贊一新立國
之規模及是時也可不汲汲焉以政刑為務哉蓋政不明則人將
無所適從矣試思堯舜之為君授時以命羲和庶績以咨岳牧此
其政不誠推行盡利乎而賢者能者慕謨猷于堯舜固亦有年舉
而措之政皆善政也刑不明則人皆罹其凶害矣試思臯陶之為
士協于中而黎庶徧德期于無而仁厚為心此其刑不已斟酌盡
善乎而在位在職奉法律于臯陶固亦有素引而伸之刑為祥刑
也明其政刑庶幾不虛此閒暇時哉吾想其時無曠官亦無冒進
馭富馭貴賢能願効其忠有治法復有治人作福作威政刑悉本
于德大國有不畏焉者乎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原立市之初但防其爭訟而已夫以有易無市之所由設也第不過設有司以治之不可見古之立法與且夫天下事有前人意計之所未及料而不能預為之防者非前人之疎略也世運敦龐則民心樸茂但使利源不竭而爭訟悉平生其時者何嘗不寬然有餘地乎若此者安得不思古矣古者聖王以九職任萬民而阜通貨賄商賈之事居一焉顧或不定其地則求售者多跋涉之勞待用者苦取攜之遠不幾率天下而路乎此神農日中為市之法所由起也今夫為市者知日用之所需甚繁也一手一足之所為不

能遍及也何者為所有何者為所無大抵皆然于是乎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妙其術于交易焉即如耒耜耰鋤之具農人賴焉以粟米易之筐筥錡釜之器紅女賴焉以布帛易之天下之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者不皆得所求哉然則有者不覺其多無者不形其乏虛而往實而歸一任斯民之予取予求而已矣雖然懼民之有爭心也道在有以治之治之如何平其肆展其成奠其賈而又嚴夫偽飾之禁焉圭璧金章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他若飲食衣服犧牲戎器之屬悉準諸此又何論不中度不中量不中數不中伐者耶司其事者或于思次或于介次皆有治之責者也古之為市固如此間嘗讀周禮司市之職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而亡者使有想其時質人廛人勤于職業焉胥師賈師宣其禁令焉有犯禁者舉而罰之所以懲奇技淫巧也則無論朝市夕市熙攘往來寧有誅求之患乎而惜乎其風之已古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

欲壞井田之法者託古聖以欺世焉蓋神農已成上古其言多不可考也乃有為之者豈非欲藉以惑人哉今夫文公以禮聘孟子問為國則志切於振興問井地則情殷於潤澤區區五十里間得大賢以相助方將舉二帝三王之良法次第措施之而異端曲學之人欲亂其所為遂自異其所為如有為神農之言者是已吾思神農氏之作也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又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之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往往慨然興慕想見其為人要何嘗于前聖

後聖之中分門別戶獨尊其教以自成一家之言乎奈之何有為之者治法莫詳于官禮自朝廷以及閭巷無不取而録之以輯為成書則其事何莫非可言者然而當世之好修稽古者久已默會其原言之而得其指歸亦不過庸行庸言之事偶一紕繆反招指摘之紛乘豈非自形孤陋乎故官禮雖為後世之所稱寧可置而勿論也道統莫備于詩書由刪定以示典章誰不講而明之以奉為極軌則其端何一非可言者然而儒生之好學深思者早已心知其意言之而探其義蘊亦不過習聞習見之端偶有差池即致刺非之叢集豈非自取恥辱乎故詩書雖為儒者之所尚概可秘而不宣也非尊崇者不可以動衆神農之功德徧于萬方而其後羣聖通興俎豆馨香之美報無窮焉其尊崇為何如也尊崇者人不敢輕則不妨揣其意而擬議之即不妨藉其名而震驚之此一為也直以王猷為淺近并以儒術為迂疎有非常人所能計及者非荒遠者不足以惑人神農之著作列于三墳而其時六書未備學士大夫之記載無傳焉其荒遠為何如也荒遠者人不能辨則不妨以其所有者而敷衍之即不妨以其所無者而增飾之此一為也上可以聳人君之聽下可以驚士庶之心有非吾黨所能料及者此為神農言者之本心也孰為之則許行是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觀詩之詠田獵者知獲不由於詭遇也夫馳也舍矢也各有其長也觀車攻之詩不可見獲不由於詭遇乎且夫人之執藝不限於一端要皆可即一端以自見斷無容存一旁貸之思而以操術之不精諉其咎於他人也蓋情雖切於同乘而業自各有專長間嘗流連篇什而恍然有可取以為當前之印證者矣試為誦車攻之詩夫車攻何為而作也昔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修一歲三田之禮於是乎修車馬備器械戎僕之儔七騶咸駕干城之將五戎並興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莫不身通夫六藝與其選者不猗

不驚既調既佽大都巧力兼優者歟詩不云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以馳之非易也或騁而左或騁而右長林豐草之間方且致憂銜橛矣又何暇瞻彼周行而從容以相協乎乃自詩言之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一若整轡而前亦自有範圍不過者而何虞馬逸不止也夫以舍矢之甚難也或持而審或持而固建旐設旄之際夫固惟恐失禽矣第保無惑於流示而志體之或乖乎乃自詩言之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一若張弓而往原自有利執可占者而何患邑人不誠也是蓋有各奏其能者焉水曲交衢傳為典則參連襄尺奉為規模豈其嫻習於平時而不能嘗試於一旦乎不必選奇材於冀野自無取乎鞭之長不必競鮮味於獸人自無取乎蒲之愛此以見菁莪棫樸先王之遺澤孔長即講武有經莫不並呈其絕技是蓋有相得而彰者焉馳不驚塵而一弛一張無憂泛駕矢不虛發而如組如舞亦樂實歸豈非一長之可展而即為兩美之璧合乎當馳而馳不必代為之抽矢禮自協乎驅之三當舍而舍不必代為之執鞭獲寧愧乎豝之五此以見北伐南征當日之王猷允塞即頒禽有制亦可明示於後人我想其時悠悠者旆之揚耶蕭蕭者馬之鳴耶囂囂者徒之選耶駕輕車就熟路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固無有御非其正以干司馬之誅者亦無

有弓撥矢鈎而射不能中中不能入者故其卒章曰允矣君子意
爾時之從事於田獵者亦皆君子之徒也

而良人未之知也

為妻妾所欺良人固不及料也夫良人以富貴欺妻妾而轉為妻
妾所欺其瞷其泣豈良人之所及料乎且夫天下之巧於欺人者
大抵皆拙於料人者也乃若閨門之內機變忽生而不能以昭然
不昧者懸度夫婦人女子之心此亦良足嘅也不見夫饜酒肉而
為妻妾訕泣者乎想其妻之施而從也道途之景何足徘徊情固
獨殷於伺察則良人之所恃以為饜足者固已目見而知之矣想
其妾之聞所告也口實之求何嫌饜餐辱乃更甚於嗟來則良人
之所賴以常饜足者亦已耳聞而知之矣而良人身在東郭之鄉

奚暇思夫餘事心在墻間之祭不遑計及他端蓋未之知也天下最易測者妻妾之性情閨房密邇而晨夕與居則其所懐疑而欲瞷者或微露於從容笑語之間而遂逆料夫出必相從歸必相告一旦盡改其所為當亦妻與妾之所無可如何者而竟莫能測也是妻妾之心甚智而良人甚愚也天下最難防者妻妾之窺伺氣質柔嘉而順從為正則其所熟籌而待瞷者或深藏於平昔倡隨之下而苟早計夫見而必泣泣而必訕一旦自白其所為或亦妻與妾之所既往不咎者而竟不及防也是妻妾之計甚密而良人甚疎也蓋良人之能知其妻者或無菽粟以充飢或無衣褐以卒歲北門交謫之風固早信其不免耳而謂能知其妻之睨視於後此固啓戶而出之時所未及計者矣抑良人之能知其妻妾者或妻之不相容其妾或妾之不相得於妻樛木逮下之仁固難期於復見耳而謂能知其妻妾之號泣於庭此又鼓腹而嬉之際所未為慮者矣使其早知妻之曳從則將混迹於侯門食客聊同濫竽之儔庶幾得藏其故態使其早知妻妾之相泣則或藉口於豪傑途窮偶效菱夫之乞抑然悉斂其矜情乃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人之無良何至此與求富貴利達者可以鑒矣

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狀魚得所之形而聽者不覺神往矣夫圉圉洋洋攸然而逝魚之得其所固如是也子產所為神往于池上云且萬物各有其性性莫不惡死而愛生而當死而復生之時則生機之由漸而暢不必愛物為懷者能曲為擬之即在愛物為懷者亦樂為聞之有不覺情見乎詞者矣如校人之反命於子產蓋其微窺子產使畜之意必欲得其所而後快則將何以動子產之聽哉今夫魚之與水相忘也無所謂圉圉也無所謂洋洋也無所謂攸然而逝也蓋其習

於依蒲原若有自為無患與人無爭之象特非所論于乍入于水者此不足以告子產魚之為人所厄也即不能圉圉也即不能洋洋也即不能攸然而逝也蓋其困於貫柳亦自有無可奈何安之若命之形特非所論于復入于水者又不足以告子產而豈知校人之所以告子產者固已熟籌於未烹之先摩揣於既烹之後而能得子產之歡心哉其曰始舍之圉圉焉魚之未生而將生也有然曰少則洋洋焉魚之將生也有然曰攸然而逝魚之既生也有然魚死于校人之手而生于校人之口校人非魚而知魚之樂校人言魚而聽校人之言者如共見魚之樂矣蓋魚之得其所固如是者子產聞之而遂欣然神往也想其憫魚之將枯而無暇擇乎大壑謂早使之得所也第恐沼沚之臨不若江湖雖有往來之所亦難保其必生則其默慮夫魚之不得其所者不在魚而在池及聞校人言而知池之已足慰魚也此固使畜之時所未及料者耳抑其與魚之可活而必欲轉之清波謂庶幾其得所也第恐驚餌之餘未免易餒雖有游泳之所亦難望其即生則其隱憂夫魚之不得其所者不在池而在魚及聞校人言而知魚之甚幸有池也此又使畜之時所深為期者耳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維時子產意中之魚夫固圉圉者矣夫固洋洋者矣夫固攸然而逝者矣當

亦反命者所早為逆億者哉而校人且退有後言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晉有謀臣其所以有可考焉夫璧與乘重幣也況出自垂棘屈產者乎此晉人之慮周于所以也且夫國家恃有非常之人不恃有非常之物雖然有物而自私之則物不足珍有物而善用之則物誠可貴即一攜取間早歎智謀之深遠也如奚為虞人何以不終為虞人乎則惟晉人之故當其時獻公之為君也任人謀國有計從言聽之風荀息之為臣也盡職在官有觀變審幾之略于何見之見之于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物不希世者不足以動人試思懷璧以越鄉尚恐奸人之竊發授璧於歸國惟邀故主之見憐

而垂棘之璧則固與周之砥厄宋之結緑同為希世之珍者矣與其藏之於中府無所効其能何如藏之於外府自足適其用乎則此一以也在啓櫝之賈人所未及料者矣物非邁種者不能以驚衆試思獻馬于季孫不得入上乘之列歸馬于稠父僅分千乘之餘而屈產之乘則固與鄭之小駟嚭之啓服並為邁種之良者矣與其置之於中廐無所見其長何如置之於外廐更可得其力乎則此一以也當又掌閑之校人所不能測者矣或謂圭璋本特達之資何必以乘為之繼不知人之好有所偏也愛玉者役志于琳瑯愛馬者溺情于騏驥多方以嘗試之而相輔而行雖為吾國之寶而不惜或謂蕃庶為康侯之錫何必以璧為之先不知人之情最無厭也本非終棄之圖何惜兼珍之贈重賄以欣動之而物惟其稱早知中智以下所必貪蓋謀之多臧不至同于輕試而愚而可玩又況加以甘言假道于虞以伐虢晉人之計行而奚不得終為虞人矣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

非有而以為有即所無者反言之也蓋獻子之家有之者衆矣以五人為亦有也非即所無者以反言之乎今夫人心之不可誣也本有者不可謂之無本無者不可謂之有雖然以衆人之所有而謂數人之所無跡隣于輕信則何如以其人之所無而謂其人之所有論從乎刻求也耶如獻子之與五人友以其無獻子之家也吾是以重有念於此五人者五人特桑戶棬樞之士則無獻子之家者或飾于外而有獻子之家者每結于中未可知也正不必獨高其格于曳裾侯門之外五人非鳴鐘列鼎之人則其無獻子之

家者或託以表異於羣倫而有獻子之家者實不免縈情於方寸未可料也又何弗姑抑其品于希榮趨勢者流勢利之誘人也庸流每為之生羨耳聞獻子之家而殷然有焉目見獻子之家而欣然有焉謂足以誇耀當時震驚後世者惟獻子之家也使五人而亦存一誇耀當時震驚後世之心則考槃中之寤寐念念莫非獻子之家而有之不足為五人異富貴之逼人也豪傑輒為之動心取精莫如獻子之家而艷而有焉用宏莫如獻子之家而忮而有焉謂足以驕其妻孥榮于鄉里者惟獻子之家也使五人而亦設一驕其妻孥榮于鄉里之見則几席間之周旋隱隱不忘獻子之家而有之不必為五人疑在當時有獻子之家者原不乏人諒不可以律五人然僅謂五人超出乎當時似近于推崇之太過則不妨以世俗之情而誣高人之量貿然以加曰亦有獻子之家即今日有獻子之家者未嘗無人要不可以槩五人然必謂五人迥絕乎後代亦疑于嘉許之無憑則不妨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坦然以責曰亦有獻子之家誠若此則五人失其為五人而獻子寧肯自失為獻子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徒求放之小者所知甚淺矣夫雞犬之放放之小者也而人則求之其所知不已淺哉今夫事有所當務者即有所不當務者如必以不當務之事引之為己任即尋常儔類間亦將謂其不近于人情而流俗所趨習焉不察往往役其神於其細已甚之中固可約舉以相觀也吾何以哀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哉蓋嘗曠觀天下之人矣東五行之秀而為人苟其念切于預防寧有一端之或放乎顧放未可概論矣若惟是無足重輕之數則瑣瑣者何足計也備萬物之理而為人苟其不安於少縱亦奚憚悉力

以相求乎顧求未可等視矣若惟是不甚愛惜之物則汲汲者何好勞也乃吾見夫人有雞犬放者矣其為魯雞與其為蜀雞與膠膠者本自處于寬閑其為田犬與其為食犬與狺狺者原不禁其出入此即偶焉壯往不聞鳴吠之聲或者倦而知還無改羽毛之舊易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又曰喪羊于易又曰喪馬勿逐自復誠以芻豢之屬難保其不失又何論于雞犬乎然而人知求之矣凡物相貺之美其端必緣于相取則誠重恃乎求也夫求豈冒昧以從事哉知之深斯求之切試思雞曰翰音犬曰羮獻律以祀典之所需亦何容漠然置之而人固知求之也求之而得焉以為意中之事求之而不得焉以為意外之虞吾甚幸其以有用之聰明而於雞犬露其端也凡物相離之後未嘗不可以相合則誠宜切于求也夫求豈惝怳而無憑哉知之確斯求之專試思雞以司晨犬以守戶縱謂長物之無多亦何妨淡然處之而人獨知求之也求之而必欲得焉固不覺形神之瘁求之而惟恐不得焉或且為將伯之呼吾甚惜其以無窮之智慮而於雞犬封其識也有放心而不知求人奈何自視其心曾不若雞犬乎

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

不力於為仁者徒藉以塞責而已夫苟力於為仁何患其不勝不仁也而或謂之不勝焉不可即水火以例觀與且夫人之將有所為也非可涉獵以圖功亦非可淺嘗而輒止必竭其精神不遺餘量始免求而罔獲之虞非然者為之本不盡其力而願望過奢遂藉口於所為之無益豈篤論與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蓋天下未有水不勝火者則欲勝不仁者其必汲汲于為仁哉非不知日新之是要而意存襲取輒浮慕以為名較之古儒者之身體力行相

去何啻乎倍蓰非不知克己之是圖而志本無恒輒半塗而即廢較之古君子之月將日就相質殊見其差池吾觀于今之為仁者而恍然于不勝之勢即水火可明驗也理與欲不容並域而居不自絶其朋從而欲見秉懿之好其可得乎夫坎之濟也由于習離之兆也取乎重易原各取其象第使一彼一此之畧當則量力比權亦不至施而罔效特無如所挹注者甚微欲撲滅者方熾將何以收其效哉欲與理又常畸出而爭不自勤其澡雪而欲有夜氣之存其果能乎夫潤下則作鹹炎上則作苦書原特著其行第使或寡或多之未甚則因難見巧亦不至勞而無功特無如懦弱者力易窮亢烈者勢難遏將何以見其功哉不見夫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者乎其不熄也非水之不勝火也然而人得以有詞矣謂天下事未經嘗試遂預憂其不勝是誠欺人之術矣而我則不逆料於未事之前竭蹷以從事而水之力實有所不能固無可如何也則欲以不勝者明告天下也謂天下事空言物理遂懸斷其不勝是更冒昧之見矣而我則不泛言夫物理之常平情以考驗而火之勢實有所難禦亦無可如何也則方以不勝者自悔徒勞也今之為仁者奈何猶是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即事之無不能者可為人共信焉蓋人所不能之事原難悉數而特非所論于徐行也孟子故即徐行以還質之且夫人各有能有不能其所能者之少必不敵所不能者之多夫不能者之無庸遽責以能也明矣天下事心與力之所無可如何者在旁觀當為之相諒雖然能固不可倖居也即不能亦未可妄託也如徐行疾行有弟不弟之分若是乎徐行之當兢兢也操几杖以相從固必明于長幼之節矣若惟是舉足之間縱不克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亦何至徑行而直前也戒琴書之勿越固必嫻于進退之文矣若惟

是步武之際既不若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亦何妨少安而毋躁也夫徐行者原其意所由來實本於至性至情之發而即其事以靜按亦不過習聞習見之常顧或謂行之徐有未可望于今之人者德色起于耰鋤攘奪形于觴豆今日之人情亦可概見而欲其修子弟之職循循然亦步亦趨焉難矣則遂致疑于人所不能也而豈其然哉今將進別聲被色之人而驟為語之曰爾無犯尊爾無犯齒則或退然于有所不能者而要非所論于徐行也夫既目之為人舉凡分內之事皆當自勉于能焉而況乎周旋出入哉如謂端行頤霤弁行起屨獨不能俟長者之須臾焉則必非別聲被色之人而後可令將舉類聚羣分之人而備以責之曰爾必敬老爾必敬長則或瞿然于有所不能者而要非所論于徐行也夫既稱之為人即凡艱鉅之任猶將共望其能焉而況乎趨蹌奔走哉如謂父齒隨行兄齒雁行獨不能讓長者之先我焉則必非類聚羣分之人而後可蓋人所不能者或窮于心之所未達而徐行則不必有非常之卓識始能相待以從容人所不能者或限于力之所未遑而徐行則不必有絕類之奇才自能不流于壯往獨奈何其不為也哉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薄大人之所為其巍巍者已不足恃矣夫不曰大人而曰彼是即藐之也彼之所為孟子豈屑為之哉且夫人志趣之不同也有所必為之事即有所不為之事方寸中之定見豈外至之顯榮所能引而去乎蓋富貴浮雲之念久已自信於平時則雖多方以相誘亦僅博庸流之艷羨而已我何以得志弗為哉誠以居食游獵之樂特在彼之所恃以為巍巍者耳以彼禮義之防閑視為末節日役役于紛華靡麗之中自以為惟我獨有也則即順其情之所欲而舉以予之曰在彼者以彼師保之教訓置若罔聞日營營於淫

逸驕奢之内自以為他人莫及也則即揣其心之所願而併以奉之曰在彼者然則彼之所恃以為巍巍者豈有他哉而謂遂足以傲我哉蓋分而言之則弗為也統而言之則皆我所不為也今將就事以告彼曰若者不必為若者不必為若者不必為彼必謂我之所信而好者惟此數事而奈何舍旃也且又安知不致疑于欲為之不得而旁觀相忌乎夫我不能勸彼之不為而顧以身嘗試當亦人所共信為不然也則彼雖據以相嚇豈能動修士之本心哉今將據理以告彼曰孰者不可為孰者不可為孰者不可為彼必謂我之所幼而學者更無他端而奈何中廢也且又安知不致議于欲為之不能而聊洩所憾乎夫我不能禁彼之不為而顧以身效尤此固我所自計為不暇也則彼雖挾以相驚何足邀純儒之一盼哉蓋天下惟食貧居賤之人身居窮巷抑鬱無聊而見彼之所為如此其赫奕也遂不覺有向慕之心一若苟得為之于願已足而我則非其人也所以取精用宏人每視為快心而我則漠焉而不顧天下惟希榮附勢之輩日侍權門奔走惟謹而見彼之所為如此其尊榮也遂不覺有仰企之意一若倘能為之樂此不疲而我則非其人也所以高爵厚禄人每視為盛事而我則淡焉以相遭我固有古之制在也何畏彼哉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
居與行各有所似欺人者轉而自欺焉甚矣忠信廉潔之自有真
也乃竊其似者以欺衆闇然者有不自以為是者乎且夫事之非
其所有而欲假借以成名則無以逃指摘之紛乘即無以慰神明
之内疚乃若立心制行吾儒自懋其姣脩而有人焉襲而取之以
欺愚百姓之耳目當其純盜虛聲方且謂計之甚得也已則豈特
無非無刺同流俗合汙世已哉蓋特乎有所似也夫天下事亦務
其是者而已矣何以似為而鄉愿曰否否美名可以倖邀也立品
可以緣飾也吾想其人居心本無忠信之誠而深情厚貌宛若篤

實而無欺行事亦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宛若清介而有執雖然不可欺者人心也吾竊慮其似之不足恃矣然而衆皆悅之矣夫羣分類聚之中而槩目之為衆固非識微見遠之人也平日父老傳聞輒以忠信廉潔為美德一旦見有似者遂不禁交口稱之曰是忠信也是廉潔也蓋身不登儒雅之堂耳不聞詩書之訓衆人之為其所惑也固無足怪設使其清夜自思果是耶否耶今夫人之欺世而盜名者其初未嘗不四顧徬徨惟恐他人之笑侮未敢自謂藏身之固也及今日為之而不見責於人明日為之而更見稱於人日復一日并不覺其所為之皆竊取也不特無悔過之心抑且增盈滿之念於斯時也苟抑然自下退然自疑則既無以堅衆人之悅且必盡改其前此之所居所行而後可也試思鄉愿能之乎其有不自以為是者乎嗟乎忠信本也廉潔操也縱使能為其似者以取悅於人快心於已試以堯舜之道律之謂其可入也與哉

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壬子科錄科題

魯史未足以繼詩其事與文有可考焉夫春秋非魯之所得私也第曰魯之春秋則何異乘與檮杌乎進觀其事其文可知其大畧耳嘗思春秋一書備載當時之實事固非尋常左右史之記動記言所可等量而齊觀也雖然未經筆削以前則僅足供考信於宗邦不足還大權於天子試為溯其所由來覺故府所藏一展卷而令人索然也已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皆所以記其事而著其文今以魯之春秋參其間雖或名有不同而其所以輯為成書者亦何嘗不同哉魯為秉禮之國先王之遺澤猶存以視夫蟋蟀山樞未

嫻於陶淑者其相去為何如也而載籍之燦陳無關賞罰則雖編年紀月豈遂為萬世之章程魯為周公之後先公之雅化匪遙以視夫華路藍縷自安於僻陋者其相去又何如也而儒臣之珥筆無與勸懲則雖比事屬辭未可為一王之憲令平心論之蓋一也且夫春秋之作也褒貶在一字之間進退關百王之法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外藩而或書其爵而且會盟必録朝聘必登自王朝以及侯封始於隱桓終於定哀二百四十二年其事其文不可以維王迹之衰而繼雅詩之後乎然非所論於魯之春秋也今試即魯之春秋考之事不率乎舊章則不著而春秋之事何事歟想當時會於葵邱亦凛尊王之志戰於城濮尚多知禮之誠内外交推共欽功烈而要無當於方叔召虎之經營也則桓文而已矣文不衷諸至當則不精而春秋之文何文歟想當年來聘請觀見重於鄰國太子受教崇信於他邦紀載非虛奉為考據而要難比於天保采薇之歌詠也則史而已矣此魯之春秋也此其所以無異晉之乘楚之檮杌也然則春秋何益於迹熄何補於詩亡哉吾不禁穆然於孔子之言矣

大學之道 壬子科鄉試題

學有所以為大者聖人示之以道焉蓋學何以大大於學之道耳聖經故首揭其道以示人云嘗思天生人而不盡先覺先知也於是乎有學雖然學亦何嘗之有高其見於空虛則已泛狃其習於淺近則已疎役其志於紛紜則已雜其學皆無用之學我夫子有深憂焉所為顯然明示諸天下萬世曰大學之道誦詩舞象以來詣力漸臻於美備而學必務乎其本原不矜一手一足之能敬業樂羣而後就將日進乎宏通而學必統乎其全亦自有小成大成之候蓋嘗觀於先王之教所以課其學者至深遠也凡可以增性

命之美者無弗圖也凡可以赴事功之會者無弗備也至於纖悉繁賾之故大受者所不必經心亦使反覆求詳焉而不敢廢至其材之既成資以謀而無所不通試以事而無所不效追論者以為上世之人材有天授焉而不可幾而不知先王之所以課其學者其教固如是焉耳又嘗觀於聖賢之學所以循於道者為不苟也沈潛高明可以任其質而不敢安也藏脩游息可以速其成而不敢迫也及至天人身世之間所值者已迫不及待而猶遲回自試焉而不敢輕迨其身之既出大可以持天地之變而細亦能屈萬物之材觀聽者以為夫人所挾持非關學焉而不可强而不知聖賢之所以循於道者其學原如是焉耳道本寓於學之中而函蓋以圖功徒瘁其心思而不相洽非不學也學焉而不衷諸道也吾願好學者之無背而馳道實綜乎學之要而淺嘗以塞責第拘於偏曲而不能精非不學也學焉而不盡乎道也吾願嗜學者之悉探其蘊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呂之為臣無一不從大學中來而志不惑於他岐功不紛於旁騖以藐焉中處之身而卓然與天地參胥協乎道也明德新民至止善學者毋忽於所當務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

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壬子鄉試

君配必正其稱謹於禮也夫禮始於謹夫婦則邦君不可輕視其妻也各正其所稱不當顧名而思義耶且夫我周之興由文王說者謂文王身為方伯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故王化之隆始於閨門被於南國而原乎關雎一篇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國勢昌夫固有可為萬世法者焉今夫邦之所尊者君而君不可無內助也考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冕而親迎

禮重大昏若是乎邦君之妻尊與君等而正其分而定其名要必自君稱始天妹特神奇之號相襲焉而適見其誣惟稱之曰夫人而後見采蘩以薦馨香受絲而成黼黻內事之所恃以理也非徒以翟茀來朝慰同心於偕老邦媛亦誇美之詞實按之而彌形其褻惟稱之曰夫人而後知荇菜自徵其柔順葛藟無失乎憑依陰教之所賴以修也豈僅以雞鳴矢警追懿行於賢妃第在夫人自稱不可亢也籩豆酒漿之職惟恐隕越以貽羞曰小童攜謙之雅也屬在邦人敢不仰母儀乎則以尊君者尊夫人而有君夫人之稱固無俟乎錦馬之餽也已若夫稱諸異邦亦不可苟也姻婭兄弟之間每切葭莩於通問曰寡小君使臣之辭也維彼異邦人孰不重鄰封乎則以尊其君者尊夫人而亦有君夫人之稱並不關乎桃李之穠也已其稱之各得其宜如此亦以君先正其稱而鄭重乎其妻焉耳其始必為邦君之女我魯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其他固可類推也雖地道無成不敢自居於匹敵而邦以內邦以外莫不交相欣戴焉則視君稱為標準而貴有常尊斷不啟妾御上凌之漸其後必為邦君之母我魯丁卯子同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又何疑於子貴也雖婦人無爵方且自牧以謙卑而稱於近稱於

遠莫不凛然崇奉焉則隨君稱為響應而名非謬假自無慮臣民不淋之譏故春秋書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其族所以尊夫人也亦可以為邦君鑒矣

公都子不能答 孟子科鄉試題

無以應義外之詰者窮於詞非屈於理也甚矣公都子之見義自真無如外義者之曲為相詰也明其為不能答固可共諒焉耳今夫孟子之教人答問居其一顧有時漠然置之不答者在其人本無求教之誠則我孟子亦惟以不答答之君子曰不答之答深於答者也豈及門諸弟子所可及乎如孟季子以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曲證其義外之說公都子將何辭以答哉使必直斥其義外之誣而侃侃以答曰非由外鑠夙承明訓於吾師此固秉正嫉邪之素志而不足以服孟季子之心使弟姑順其義外之見而唯唯以

答曰是實外来幸獲創聞於明教此亦尊人卑己之苦衷而適足以堅孟季子之信公都子於是平心而察之悉心而求之將較量夫情之厚薄而答以所敬者至性所長者具文是作偽之端起於吾黨彼致飾於聲音笑貌以自號為恭者皆不必深責也此何可以見諸言將區別夫分之親疏而答以所敬者本於不自知所長者迫於不得已是虛拘之習轉在吾儒彼徒恃夫幣帛承筐以自明其誠者皆不容堅却也此何可以出諸口蓋茫然無以為答云且夫答亦何難之有即敬兄之答而反覆以陳謂不因所長而改其度可也即先酌鄉人之答而從容以辨謂是準所敬以順而推可也不然即行吾敬之答而復理前說謂所敬所長之皆由於內亦可也又不然即伯兄鄉人之答而更進一解謂所敬所長之不悖於行無不可也乃公都子能答以伯兄之當敬而不能於鄉人逼處之時答以伯兄之不嫌於屈能答以鄉人之先酌而不能於伯兄並立之日答以鄉人之不嫌於伸然則豈不欲答哉直不能答焉耳蓋既不能觀其通於伯兄鄉人之間則致疑於吾有所敬而有所長者介乎其側使吾敬扞格而不行也方自悔前言之太直又不能廣其見於伯兄鄉人之外則轉惑於自有所長而向所敬者頓失其常使吾敬牽制而不行也遂不覺朕舌之是捫以告

孟子固知孟子之必有以答也而公都子於是理愈明而詞亦達矣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癸丑科會試題

聖人即疾以論世彌深今昔之感焉夫既謂之疾非民所宜有也今乃并此而亡之夫子所為望古興嘆與今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前人未必獨優後人未必獨絀而論世者曠覽上下千百年間不能不嘆優絀之懸殊者正不必嘉言懿行為難能而可貴者也吾觀於今而不禁穆然於古矣古者俗尚敦龐咸秉彝之好而性情所發共底於大醇遞歷之虞夏商周而不可易古者世風淳樸不開作偽之端而氣質之疵予人以共見不啻如陰陽寒暑之失其平所謂疾也損乃有喜敢任其弗瘳數豈難終無煩於更僕

約計有三吾方以是為古人惜而忍以是為今人幸哉至教之隆也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相率于亦趨亦步之程即有疾亦何難默化然而未易盡也樂正司徒朝廷非無董勸而觀摩未善偏若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外獨見其差池此則民所不及自知一任後來之共引為戒者矣大道之行也四術崇於學六行修於鄉羣遊於無黨無偏之宇即三疾皆可以渾忘然而不必諱也釋回增美草野胥沐甄陶而積疾難除轉得於瑕不掩瑜瑜不掩瑕之間隱留其缺陷此又民所不敢自護惟恐異時之復效其尤者矣而今也豈遂無疾耶豈尚有古之三疾耶必狥愛古之私而作後塵之步至沾沾焉舍其長而取其短是亦不可以已乎何相待之薄也夫薄待亦殊覺不情耳以民之道遵三代豈難追往哲之典型乃律以生質之偏而昔憂不治而益深茲且變本而加厲是幾欲與善人君子同深願見之思也吾始願豈及此哉苟念牖民之易而凛棄咎之箴即兢兢焉覆於前而鑒於後是豈不足以風乎何降格以求也夫降格亦正非素志耳以今之時際末流久不睹先民之矩矱乃衡以禀資之異而昔則尚期於有閒茲且雅望其可為是轉不得與借乘闕文共慰猶及之願也其遷流將何極哉夫惟聖王在上操變化之權建中和之極俾斯民由今以進於

古更由有疾以至於無疾此尤吾之所厚望也夫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癸丑科會試題

知有殊途可歷指其所從入焉蓋猶是達道而生知學知困知其知之途各異也夫子故為歷指之且夫臣言修身而推本于知天誠以天為道之大原自古聖賢所為極深研幾者未有不期於知之而後快也顧理原同得而質有懸殊苟不察其所從入之途則亦烏知聞道之遲速固自有同而異者在乎如達道恃乎達德固以知為先務矣然而知亦正自有辨蓋同是知也而知若獨處其逸則或有生而知之者天地之精華山川之靈秀人得之而官効其靈厥彰厥徽因端以竟委何思何慮即始而見終如鑑之空物

無不照也簡冊未彰於上古而彝倫攸叙理默契夫九疇風雷皆可以弗迷而庶物能明教實敷於五品殆所謂生是使獨者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從古數人而已然使言知者而必盡出於生知知之境亦太隘則或有學而知之者詩書之詔示師友之提撕敏求焉而疑無不晰探之索之由淺以入深脩焉游焉得新於温故如有之嘉食而後旨也明哲不必其作則而念終始者早覺非艱就將豈患其不聰而有緝熙者克承止敬所謂學乃有獲者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厥脩乃來焉耳然使求知者而可槩語於學知知之事亦不甚難則或有困而知之者事幾之紛賾資稟之昏庸相值焉而機先自窒道豈遠人欲迎而轉距德原固有將信而又疑如蔀之豐幽而不明也聰明迥殊於天亶有忍其乃有蒙蒙之所為受以需載藉亦可以乞靈能鬱而後能通離之所以次於坎殆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歟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其初難知焉耳及其知之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癸丑科會試題

引聖言以明消長之機有不可測度者焉夫存亡係於操舍則其不能無出入也明矣而其時與鄉又孰從而知之乎孟子引之為牿亡者警爾嘗思天下有一定之物乎哉無有也惟恐其無定而無定者乃能有定矣自恃為有定而有定者終歸無定矣此其故庸人習焉而不察聖人語焉而不詳如養有得失而物之消長因之此豈予一人之私言哉昔者孔子渾全夫虛靈之體從矩不踰明示夫克復之功欲仁斯至而不禁于此有危辭焉謂夫物不判其從違則功力之相加正不必糾其勤惰乃應若有神而機仍在

我自强不息君子所以取象于乾也物苟泥于迹象則去来之定候即可以測其方隅乃虛而善遁更動而不居其危乃先君子所以觀法於夬也不見夫操之者乎持守之維嚴豈必冀其捷獲而念兹在兹者已覺其近取即是矣存矣不又見夫舍之者乎防維之偶懈豈真去于斯須而弗慮弗獲者已覺其稍縱即逝矣亡矣噫存亡之介係于操舍者如此是則寂然不動其存也歟哉其入也感而遂通其亡也歟哉其出也操與舍祇爭于俄頃而出之時已伏于入之時原難應候以稽存與亡更判若兩途而入之鄉非即其出之鄉無從課虛以責而謂知之者誰耶夫就能操者而論隱微之意念常惺而能發能收其權黙持於爾室當夫形聲未接幾疑杳冥難窺而幸其存即慮其亡者神明早得而徹之功深于夙夜而三月猶戒其違是無時而有時也身習于居由而安宅常虞其曠是無鄉而有鄉也蓋得其所以操而七日之来復六虛之周流原未嘗不洞悉于懷来爾而就既舍者而論方寸之防閑久輟而為求為放其機早闇于當躬故雖覺悟稍開亦或靈瑩不昧而任其亡不冀其存者物欲又從而錮之瞬息之間已忘存養誰詔以時之不可失也游衍之際輙敢馳驅直等于鄉之無何有也蓋惟其安於舍而離合無定期往来無定所有長此冥頑而罔覺

爾人能於此而加謹焉則所以養其心者不已得乎

舜有臣五人

臣以五稱重其有也夫禹稷契皐陶伯益皆聖人也舜得而臣之故重乎其有也如此且兩間所貴者人上之為人君下之為人臣天尊地卑之義也乃不謂聖聖相聚落落可數而記者獨深美其有若異夫人之有之者何居今夫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者人也不禁穆然于虞舜時矣有六府有九州人所憑依以有之者也然有之不足為舜重有百揆有羣后人所鄭重以有之者也然有之轉足為舜憂何也無人以理之雖有不為有矣而吾特遐想舜之臣五人且夫舜之臣亦未易言有也分命申命以來百僚各有

專司矣疇咨方切茅茨特告夫嘉猷是五人者堯已有之舜不得據為已有也而不知三十登庸已符帝載堯所有之人即舜所有之人也此五臣也以舜而更昭洚水洪水以後萬姓無不懷居矣耕鑿興歌蔀屋隱被夫羣力是五人者民賴有之舜不得引為私有也而不知三十在位久愜衆心民所有之人即舜所有之人也此五臣也非舜而莫顯五人在天則象五辰水火金木土穀璣衡以之運行五人在地則為五嶽東西南朔中邦聲教於焉暨訖天下之治可想見也

余不作時文十年於茲矣癸亥仲春四日晚出德勝門遇梅林弟于途詢及松岑弟歲試知為此題歸海淀寓齋挑燈獨酌草成一篇昔　先伯文恭公自評程墨云見臘心喜故態復形不自知其辭費吾亦云然特抄附于末以志一時之興惜乎靜庵師不及見也可勝嘅嘆

淩虛躡景而下意自如匣劍帷燈仍於題位一絲不溢刻棘之思累丸之技　受業彭邦疇拜讀

涵取下意不事擊觸而自能籠罩靈思妙筆氣體高超耘渠朴山諸老不得擅美於前　受業葉紹本謹注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乙丑會試題恭擬

聖人志在天下使各得其分而已夫老者朋友少者各有其分也安之信之懷之所以如分償也子之志固如此嘗思一夫不獲儒者之過況大聖人與天地同其量而與斯人相見以心以補天地之不足豈尚有不獲者哉于何見之見之于言志謂季路曰子欲聞吾之志耶抑知吾之志固有在耶往來酬酢之中罔非吾與是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聲氣相同者也則念切于維持馬足車塵所遇盡屬吾人是天下之環而待命者皆吾呼吸相關者也則情殷于補救夫不有老者乎年高則侍養彌殷氣衰則服勞易瘁

念誰無老者而使之心傷遲暮乎則揆諸尚齒之儀解其餘生之
戚安之而已矣不有朋友乎強笑語則出以肺肝見利害則擠于
陷穽念誰無朋友而使之怨起風雨乎則無忘車笠之盟克全金
蘭之誼信之而已矣不有少者乎襁褓則痾癢難知童稚則中才
宜養念誰無少者而使之悲切毛裏乎則本乎誠求之意充其保
赤之心懷之而已矣使必覿面相逢而始怦怦為之動猶末也一
室之內九寓咸賅不必老者之責我以安朋友之責我以信少者
之責我以懷也庶幾自盡吾心耳使必事權相屬而後一一見諸
事亦緩也天性所存因物以付明知老者之必期于安朋友之必
期于信少者之必期于懷也惟有各還其分耳此吾之志也

剴切清真詞無枝葉 朱石君先生

元箸超超卓然高渾是先輩名程 戴蓮士先生

高處立濶處行颯爽之氣咄咄逼人 恩雨堂先生

樸實說理渾灝高超寫出大聖人天地同流氣象非墊於宋
五子書者不能道其隻字 邦疇 以是科受知於吾 師越
二十九年始得讀此擬程方知世有不朽之作回憶昔日所
為祇足獵取科名而於道未聞也三復終篇不覺汗下受業
彭邦疇拜注并記

精理為文大氣包舉直合震川鍾陵為一手傳世奚疑受業

葉紹本謹注